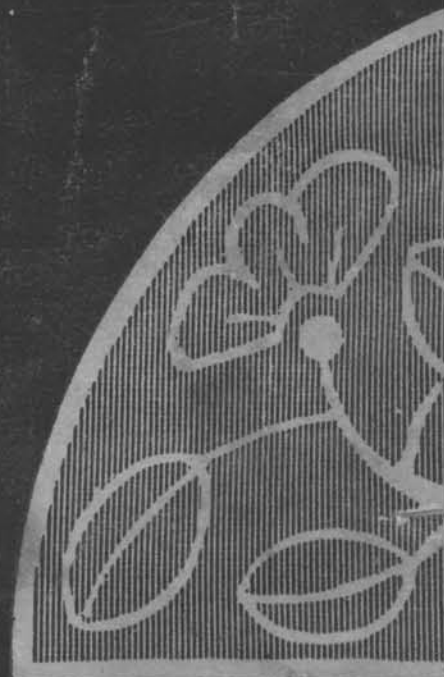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中華叢書

妻  
的  
藝  
術

文藝彙刊

予且著

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× × × × × ×  
× × × × × ×

妻

的

藝

術

新中華叢書  
文藝彙刊之一

予且著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## 序

一年容易，又到了黃花正瘦，紫蟹方肥的時候，我們賞菊持螯，便不禁要想起予且先生的妻的藝術來。

有些人以為花如解語，一定更能動人，殊不知它的動人處，就在它不能言語，予且先生深得此中三昧，他認為妻的藝術，並不在多言，甚至一句話不說，亦能抓住夫壻之心，維繫家庭之愛，化險為夷，盡在不言中矣。有些女子，以吵鬧為對付丈夫之唯一手段，而不知就在她吵鬧中，自己露出許多破綻來，倒把丈夫的心趕走了。

對於這種血氣方剛的女子，我希望她們讀讀這篇妻的藝術。

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歌川



# 妻的藝術目次

## 序

妻的藝術

(一)

木馬

(五)

老趙的悲哀

(七)

山坡羊

(七五)

妙知

(一〇七)



# 妻的藝術

## 一

正是十月的末尾，那應時的菊花，除去在馬路旁陳列窗內看見幾盆吸引觀衆注意的之外，差不多已經在這繁華城市內絕了迹。但是和菊花同時的蟹，却已在沿街各處的攤頭待售了。

菊和蟹有一般人是兼愛着的。這一般人又多半是指着男性。女性是很少愛菊的，更忌諱着說貪喫蟹。但是實際上女人也有愛着菊和蟹的。長城夫人便是其中一個。

長城夫人的愛菊和蟹，本不爲一般人所注意，她自己也未明白地向人表示過。因爲她嫁了長城先生之後，長城先生却發現她是一個愛菊和蟹的人；所以家中在秋天的時候，陳列的是菊，吃的就是蟹！

長城先生因爲夫人的原故，在秋天的時候，對於菊的種類和蟹的大小顏色，都加以詳細的調查和研究。結果，他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一個愛菊和蟹的人，却不知道他是爲了博取夫人的歡心。

長城先生之愛菊和蟹，本是一件極小的事，所以一般人雖然知道，却也不予以十分的注意。惟有湘雨一個人注意，因為他是長城先生的一個朋友，他也是一個愛菊和蟹的人。

湘雨之愛菊和蟹，他自己也說不出一個原因來，他只覺得在長城先生家中，他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，但是究竟什麼東西使他愉快呢？他自己說不出，只覺得長城先生家中之所以異於人者，不過是菊和蟹。所以他也愛着菊和蟹。

不過他愛菊和蟹，又有異於長城夫人，長城夫人因為愛菊和蟹，所以家中陳列着儲藏着享着用着許多，湘雨家中却沒有，若要說的格外恰當些，長城夫人愛的，乃是物質，湘雨愛的，却是精神。

這一天，長城先生，從鬧市中購得兩隻蟹歸來，笑向夫人說：

「今天我跑了十幾處，方得着了這兩隻最好的。你看，究竟怎麼樣！」

長城夫人沒有響，她只很幽閒的看着菊。

先生說：「我問你話，你為什麼不理我呢。」

夫人仍沒有響。

先生很無聊地坐下，從懷中取出了一枝煙。夫人却已經轉身上了樓。



先生現在覺得很難過的，他費了心血方纔調查出蟹的優劣。如今滿望着討夫人的好，不圖非常地使他失望。

他靠在那裏只管發呆，香煙却已經去了一半。但他的心却仍沒有死，還在催促他上樓去。

先生上樓的時節，心中仍滿抱着希望。以爲夫人至少要和他說兩句話，就是不說蟹，別的事也可提一提，就是不提，罵兩句也未嘗不好。

他很小心地掀開了門簾，見他夫人正在那裏燙頭髮，那鏡子裏反射出來的秋波，足證他夫人心是愉悅的。他不由自主的也堆上了滿臉的笑。但是這個笑容很快的飛到鏡中去，立即便反射出來了。鏡子面前是長城夫人。長城夫人的笑容便收了。

先生看見夫人的笑容收了，自己更不敢多笑。他的足步仍是向前移動着。夫人手中的剪子也沒有停，房中透出頭上蒸發出來的乾燥的香油氣味，充滿了先生的鼻觀。

先生不住的向她頭上看，有很淡薄的煙從髮上冒出來，有時還發出一些細微的響聲。有時剪子非常的不順手，和頭髮絞起來，抽也抽不下。

先生的煙仍在手中捏着，煙的煙和髮的煙濃淡厚薄的相映着。先生看看煙灰由黑而變作

灰白；看看夫人的頭髮末尾，由光亮而變作焦黃。他憐憫着髮底傷殘，憐憫着夫人的不便。他忍不住向他的夫人說：「讓我來幫幫你的忙罷！」

他恐怕夫人不容納他的意見，一面在鏡中偷看夫人的容顏，一面裝出滿面的笑；一面用左手去接那把剪子，一面把右手的煙，順便擲到痰盂中去！

他非常謹慎的做出來，夫人也沒有拒絕。不過當他將煙擲到痰盂中的時候，夫人的兩手已經空下來。她不慌不忙的在桌上取了一枝煙，點了火，送到口中去吸。

先生接過了剪子，心中便盤算着怎樣可以將那頭髮燙的不傷，而使它生出環捲波浪的美。他對鏡中時常的看，似乎是在考察髮的形式，又似乎是在考察夫人的臉，到底氣不氣。

鏡中的臉，似乎還沒有顯出怒容，不過也沒有笑。夫人似乎是在研究吸煙的姿態。她非常注意手和煙的接觸點，煙和嘴的接觸點，吸的姿態，送的姿態，捏的姿態。

先生不是理髮匠，他理髮技術是不精的，他接過剪子時的意念，不過是取悅於夫人。他不能使夫人的頭髮變成格外的美觀。

這是一個僵局，僵局是不能久延的。他夫人在研究吸煙之頃，也曾注意到丈夫的手術。等到

那很熱的剪子夾住了一絡頭髮之後，一陣青煙接着冒了上來。夫人一怒，陡然將手一揮，便站起來了。

夫人站起來之後，也並沒有說話。她的怒容却滿堆在臉上，她很快的走到衣櫥的鏡前，用梳去梳那未燙成的髮，怒視了丈夫一眼，隨便取了手夾，登登地下了樓。

長城先生眼看着這一切，心中非常的難過，但他却說不出所以然，也更無法去阻止他夫人離去。只看見他夫人所吸的半枝香煙，仍在那粧臺上冒煙。他順便的拿起來，跟着夫人下了樓。他的心一直沉到他的脚下，舉步沉重異常。當他走到樓梯的中間，陡然覺着樓下的空氣異常的靜寂，堂中的菊，好像無精打采的垂着頭，地下放着幾隻蟹，也一動不動地在那裏，天井中一個姑娘在那裏慢慢地洗搓着抹桌布。

先生很低的問道：「太太呢？」

「剛纔出去的！」姑娘回話露出一臉的笑容。

「你將蟹洗一洗，放在鍋中去煮罷！恐怕太太回來要吃的。」

姑娘應着便去取蟹。先生已經一步步走到門前，回轉身來向她說：「薑醋也多預備點。」

拍的一聲門已關上了。先生就這樣的離了家。

二

這是一個陰沉的秋天的下午。行人道的樹葉，被風掃着括括的。男人的大衣領都提起來了，女人的斗篷緊緊地束在身上。蓬的頭髮被風吹着亂舞。長城先生出了巷口來追蹤他的夫人。他舉目四面一望，馬路上的人力車全都湊攏來了。他們很殷勤的問他到什麼地方去。巷口的小店中的母親正在叫兒子回去添衣！

先生想起來夫人沒有穿外衣，這樣的風吹着是不相宜的。他尋望的非常厲害，終於看見了夫人入了馬路對面的理髮店。

他的心也就定下來，他聯想着理髮店中是溫暖的，夫人決不會受寒。更想起剛纔燙髮的情節，覺得她實在有到理髮店的必要。

但是，先生到底預備怎麼樣？追蹤還是回去，這個問題在他腦裏盤桓了好半天，人力車也一個個散去了。他立在樹下凝想之際，他的右手無意觸了他的下頷，他不覺恍然悟起自己也可以到理髮店去修容。

先生的修容，爲的是夫人，不是爲討夫人的贊美，乃是想借修容一察夫人的態度和替夫人會一次理髮的賬！

這是他的苦心，苦心竟不爲任何人所諒解。理髮匠照例請他入坐。最使他欣喜無限的乃是他的座位正和夫人在一起。

他十分注意從鏡中看他的夫人。他的夫人似乎也看見了他。夫人的臉也沒有氣也沒有笑。但是頭却微微地低下去。

夫人的髮已被理髮匠梳光了，那右邊的一綹，有一個長梳子架在上面，頂縫分的非常齊整。一縷浪紋已經現出來。先生覺得夫人在這個時候真是最美的。

他從鏡中看着理髮匠在夫人旁來往地周旋着，他夫人的面容和理髮匠的手技，似乎非常的調和！

他羨慕理髮匠，慚愧自己的妻對丈夫還不如對一個理髮匠。

鏡中的窺探，也是不能長久的。他自己胸前白布，已被理髮匠覆好了。只聽椅子一響，他的身體不自由的躺下去，兩隻眼已離了鏡子，轉向着天花板。

可憐他不是有心來修面的，他躺在那裏心中竟沒有一刻寧息，他想着：

1. 修過了容又怎麼樣呢？

2. 假使夫人倏地走出去了，又怎麼樣呢？

3. 蟹到底熟了沒有？

4. 薑末預備了沒有？

5. 蟹性是寒的，不知她今天要不要茺萸，要不要酒。

6. 她現在不知氣不氣我了。也許她看見我這樣地待她，她可以轉怒爲喜了。

想到這裏，他疑着夫人恐怕已經有了笑容在臉上了。他恨不得將他的頭腦化爲夫人面前的鏡子，他心中亟亟乎要看他夫人，他忘記了理髮匠手中有一柄極鋒利的小刀，在他臉上刮來刮去的。他猛然一回頭，下頷一縷血痕，便陡然的現出來了。

這真使理髮匠嚇得驚惶無措，他精研了五年理髮的技能，從來沒有剝破人家的臉，他很快的拿了粉撲去替他掩起來，一面卸掉他的責任，輕輕的說：

「先生，你不該動的，要動，你先打我一個招呼。」

他的話很輕微，更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，其餘的理髮匠雖然知道，這總是一個顯然的過失，聲張起來，是與營業上有損的。所以看見只當作不看見。

長城先生的心，並不在這上面，他知道是自己的過失，他更不埋怨理髮匠，他只望着粉可以止了血，然而他最強的希望心，不是止血，是想他夫人向他笑一次。

自己的臉破了，仍舊不能看見夫人的臉，是長城先生心中所不甘的。他指揮着理髮匠將椅板還原，明裏是對鏡一察他的傷痕，暗裏還是從鏡中一察夫人的臉。

可憐這是他的苦心，結果仍是使他很失望的，他坐起來之後，第一着是對鏡望了望。第二着是用手指在傷痕上摸了摸，一小塊粉接着落下來了，粉落下接着流血，理髮匠的冷手巾却早已預備好了。

當冷手巾按着傷痕之後，給了一個機會讓先生對鏡一視他夫人的臉，他看見了夫人右腮邊的髮有三層波浪輕覆着，黑的髮襯着微紅的臉，比以先更美麗！

他欣賞着夫人的美，忘却了自己的不適，他夫人究竟是否注意着他，連他自己也不會知道。理髮匠第二次粉撲上了他的臉，那個活動的椅背倒又放下了。

這一次放下去，他的心地，已沒有從前那樣亂，他想着自己夫人是美的，就是不笑，她也是美的，何用着笑！她暫時雖然有些氣我，終久總是要好的。今天是來修面的，不應該亂想，亂想的結果，是自己吃了虧，他暗暗罵着自己：該死！該死！真該死！

終於使理髮匠完畢了他的工作。

### 三

面修好了之後，他離開了椅子，回身坐在一個小凳子上，他的意思，是等候夫人理髮之後，可以一道回家。

理髮匠覺得深深地對他不住，很恭敬的送上了一枝煙，又斟了一杯茶，最末，還拿了一疊畫報給他。

其實，先生又何嘗有心去看畫報。他一面吸着煙，一面兩眼直勾勾的望着鏡子。一直等到他夫人的臉漸漸冷下來，他方將一雙眼移到報上，發現了最上面的一冊畫報，乃是一冊良友。

不覺抽了一口氣，心中轉了一遍說，夫人的從前，不就是自己的良友麼？

他一面隨手翻翻，夫人的髮已經燙好了，他看見夫人動身，趕緊站起來會鈔。因為理髮匠找



錢的遲誤，終使他夫人獨自出了門，等到長城先生出門的時候，夫人老早上了車如飛而去了。先生遭了這樣的一個刺激，快快的回家，他無精打采的坐在堂中，燃了一枝煙，手中雖拿了一份報，却一個字也看不下去。

「太太還沒有來！」

娘姨的話倒問出來了。先生也沒有答話，他將報放下來，向她望了一次，又舉起來看下去。

「今天的醋不大好！」娘姨覺得很沒有意思，她搭訕着說。「蟹不能再煮了，還是拿起來罷，不知道太太什麼時候回來呢？」

一面說着，她走向後面去。先生一肚子的不高興。

他放下了報，抬頭看看，天上大有雨意了，黑雲似乎堆起來，馬上就會有雨，他的一顆心，却又轉向他夫人身上去，他惦念着現在他夫人不知還是在車上呢，還是到了人家。就是到了人家，回來也不便的，在平常的時候，他會叫娘姨送傘去，如今連傘都無處送！

他很沉悶的在中堂走了兩會，就跑到樓上去，坐在沙發上，儘管的呆想。

他想自從去年失業之後，一直的坐在家裏，也坐的太厭煩了。柴米油鹽的料理，言語舉止上

的溫存，簡直將自己化爲一個婦人，自己的妻，反而驕縱起來，倒像一個丈夫了。

「妻，是不能將她驕養慣了的！」他恨恨地念着。「慣了！她便立刻爬上了你的頭頂。」

他不覺深深嘆了一口氣！

鐘聲的搭地響着，房中也非常的靜寂。鐘聲引起先生的注意，先生看着指針正指着四點三刻。

那可愛的夕陽本來是沒有的，向南的窗更沒有一些煖氣，巷中小兒鬧聲也聽不見，先生的身上覺着有些冷。

他開櫥找一件馬褂加在身上，發現了櫥門並沒有關好，他十分的懷疑，恐怕娘姨乘他們不在家的時節，拿了他們的物件。他輕輕地開了櫥門，方知道是櫥中一個抽屜沒有關好，所以礙了櫥門的事。

順便抽開了抽屜，看見一個小紅皮日記簿子斜擺着。

他從來沒有買過這種簿子，以爲這總是夫人買的，日記簿子對於一個已經嫁過的和丈夫住在一塊的女人，還有什麼可記的事？

先生本着這個思想，去翻那日記簿，在他未取到手中之前，他謹慎地記着了那日記簿安置的地位。這並不是他十分謹慎對於做任何的事，乃是他的恐怕夫人發覺了他看過簿子，又是一場拌嘴。

這簿子上第一張上寫着一行字：

「我們的生活沒有善惡，沒有真，只有美，我們同在美中生活着。」

下面寫了兩個字，是湘雨。先生看着心中勃勃的跳。

他真不敢再翻上一頁，他要保持原有的心境，恐怕看出別種詞句，傷了他的心！但是，幾次的試放下去，終於捨不得的又拿起來，他終於看了裏面的內容。簿子的內容，倒是簡單的，裏面只有一篇不全的賬！賬上寫着。

乘洋二百元

付四角

付八角

付一元

菊花送力湘來

菊花送力湘來

蟹送力湘來

付三元五角

付二角

付一元二角 不可忘記

付……

此外什麼也沒有了，再往後翻，就全是空白，先生滿腹狐疑着，一面却謹慎地將簿子放還了原。他想自己從來沒有這二百元的進款，菊花的送力，也從來沒有聽見夫人說有這麼多。這都是奇怪的事，他關好了櫥，回身坐在桌前的圈椅上。

桌的左邊，也有一個賬簿擺在那裏。他彷彿憶起夫人說過有一次菊花的送力是兩角錢，他要翻開這部家庭的賬來看看。

當他將賬簿翻開之後，他方覺悟出來四、五月的賬，都是自己一個人寫的，夫人未曾寫上一個字。

他很無聊的往回翻，方漸漸地看見夫人的手迹，再翻，就完全是他夫人的手迹了。

他想着如今家庭中是有兩個賬，一個是自己寫，一個是夫人寫。夫人的進款和用途，自己完

全不知道。

四

他坐在那裏想，湘雨便走入他的腦中。他想湘雨和自己也沒有什麼交情，爲什麼這樣送菊花。

他陡然憶起那天湘雨和他以及他夫人共飯的時候來，記得湘雨的香煙有一次掉在桌下，當他去拾的時候，夫人臉上有些不安！

「吃飯的時候，她的眼確向湘雨望了兩次！」

先生這樣念着。「湘雨不是也笑過兩回麼？」

他越想覺得事體越是不妙，夫人和自己這樣的淡薄，恐怕是愛上了湘雨。

湘雨比自己有錢些，臉也長的好看些！

他用手在頭捶一下，表示着憤恨！

天色漸漸地黑下來，房中的電燈還沒有亮。

廚房中有鍋碗的聲音，娘姨恐怕是在弄飯。

先生從椅中起來，走到牀上躺下，兩隻眼望着帳頂。

「愛湘雨便讓她去愛！」

他自強的心在他體內燃燒着。

「不過吃我的飯，睡我的牀，反去愛湘雨，我這一口氣怎麼能嚥下去！」

「也好，我就送給湘雨罷！一個女人本來是一件貨品，只要他們兩下情願；我又何惜一朵殘花，一枝敗柳。」

他好像湘雨和他的夫人都站在面前。夫人已經答應了，湘雨滿面的羞慚！他滿身都覺得緊張，心跳的非常之快。

「她就像這樣的去了麼？」

當他心中這樣默默地念着，他聞見枕頭上的香氣！這是他夫人頭水香，在沉靜的夜裏，他微醒的時節，聽着微細的呼吸，依偎着溫潤柔滑的皮膚，聞着這醉人的香味，當他的手微觸着夫人胸前的時節，夫人似醒非醒的將那柔嫩的腮緊貼着自己的臉，親暱的說：

「親愛的……」

先生怎樣能忘記這種情景。能將自己換一個湘雨麼！他的眼淚流下來了！

當他的眼淚流到枕邊，他用手摸着了枕邊的手帕，手帕上是有他夫人臉上的香味。枕上是他夫人手刺的花紋，花紋是兩個字，這兩個字就是：「甜夢」。

他想到有一次夜裏他向夫人說起這「甜夢」兩個字。

夫人說：

「我們只有甜，却沒有夢。生活都是真實的，都是甜的。」

先生說：

「人生難道沒有夢？」

「夢是有的，我沒有和你在一起的時候，常常地夢見你，如今你在我的身旁，那裏還有夢！」

先生說：

「我現在不知道是真還是夢了！我自從認識你，親愛的，我腦中無時無刻的沒有你，從前有現在也有，現在是你的真人，從前是你的假象，不過我分不出來，好像終日終夜的，你和我竟沒有離開，你看，叫我怎麼說是真是夢！」

夫人有一陣巧笑，她說：

「這是容易試的，我捏你一下，你覺得痛，便是真，不覺得痛，便是夢。」

先生是受不住捏的，夫人也沒有捏。先生問過夫人甜在那裏。

夫人說：

「甜，在我的口內，在你的心頭！」

先生一切的經過，都不能忘去，他愈不能忘，便愈是捨不得，愈是悲傷！

他和他夫人開始家庭生活，用盡了他三年來的積蓄。他不能再得着這三年來的積蓄，又在什麼地方去找這樣的夫人。

大門上拍拍地一陣響聲。先生趕緊從牀上爬起來奔下樓去，他預料着是夫人的歸來，不料所見的人，乃是湘雨。

先生看見湘雨，有火從眼中冒出來，但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，他說不出什麼難聽的話，做不出什麼難堪的舉動。

湘雨的態度，倒是很平凡的。廚房中的娘姨，倒也跑出來一次，因為看見了湘雨，她便又回到



廚房裏。

湘雨一進來便脫了大衣，他的面色倒是很和藹的。先生兩眼望着他的大衣裏衣，只覺得是平正服貼，光彩煥發！

湘雨脫了衣，就坐在椅上取煙吸，好像是自己的家庭，並沒有一點不適意。先生越看心中便越氣，因為越氣，便越說不出話來。

「外面倒是很冷的，半天來都像是要下雨，可是一點下不出來了！」

湘雨說時口中含着煙，態度很自然的。

先生更沒有答一句。

「晚飯吃過了嗎？」

湘雨問了第二句話，顏色也轉莊嚴了，他的兩眼，正對着先生看，好像一個偵探，

先生也察覺出來，湘雨是向自己看着的。他心裏非常難過，他恐怕他的淚痕給湘雨看出來，

湘雨哈哈地一陣笑說：

「你今天受了什麼刺激？怎麼會變成這樣的呆板！」

先生被他一陣笑聲驚醒過來了。湘雨的話，一個個的字都注入了他的腦中，非常明瞭。

先生說：「沒有什麼刺激！」

他回着話，臉上十分的莊嚴。

「你別爲了失業而憂愁，應該打起精神去找的。失業的人，心思越不順，越要裝出很順的樣子來，方能得着事。謀事的人，第一件要緊的事，便是有精神，有精神方能使人有鮮明能幹的印象的。」

先生聽了這些話，沒有一個字不刺他的耳。他想湘雨這個人是在教訓我，再不就是奚落我，他迷了我的妻，還來奚落我！他的怒氣，從丹田裏衝上來。

可憐他是有學問的人，怒氣衝到喉間，始終不敢發，於是又重行咽下去，湘雨又接着說：

「我看你又是和夫人拌嘴罷！自己的夫人，有什麼地方過不去！況且，你失業了這些時，她苦心維持着家庭，省吃減用的，沒有什麼地方對你不過！」

先生氣的手都顫起來。湘雨說：

「也是一個人失了業，總有一些閒氣，家裏只有夫人，便向夫人發了！你不能如此，你總要做

「一個明白事理的人！」

先生真忍不住了。他很氣的說：

「我的事，用不着你管，我的家，用不着你管，我的夫人，更用不着你管！」

湘雨的面色陡然的變了。但是他仍裝出笑臉。慢慢地說：

「請你放莊重些，爲什麼這樣的亂說，無怪你夫人要和你吵！」

湘雨假笑了一次。先生說：

「你自己問心罷！你在我家裏太不莊重了。」

湘雨的臉色立即就變了。他的手有些顫。

門上一陣拍拍的響聲。兩個人也沒有再多說話，不過湘雨是知道這是長城夫人的歸來，先生也知道是自己夫人的歸來。

兩個人都不願去開門，先生是不願意，湘雨是不敢。

門敲的很急，湘雨的大衣已拿上了手臂，先生兩眼向他瞪着，廚房中的娘姨跑出來開了門。走進來的人，確是長城夫人，可憐她只受了娘姨的笑面歡迎，她丈夫沒有笑，朋友也不敢笑。

夫人走進來的時節，湘雨當然是決計走的，他不敢和長城夫人說話，更不打先生一個招呼，一直的走出去。

夫人倒是滿心的疑惑，她立在中庭，看着湘雨很快的走出去，沒有功夫讓她表情和說話，眼前雖然有一個丈夫在這裏，她却不願意問，爲什麼不留他坐一刻。

她似乎是很失望的上了樓，只留着先生一人在樓下默默地坐着。廚房中菜飯香味，向人鼻中亂攪。

先生坐了一刻，心氣平和了好些，他不能捨棄了對於自己夫人的愛慕，他慢慢地上了樓。

## 五

先生上樓所得的印象是看見夫人靠在沙發上，手中拿了一枝煙。

先生很和悅的說：

「蟹也好了，飯也好了，你現在要吃嗎？」

先生有一臉的笑容，夫人也沒有說半句話。她吸了一次煙，那噴出來的煙，在房中一陣陣地向上飛騰。

先生沒有方法，回身坐在圈椅上，他將圈椅轉過來，面向着他的夫人。他心中盤算着說話，不知道說那一句話是好。看見夫人的髮的美和臉的美，心中又喜歡又難過。

樓梯上咚咚地響了一陣，娘姨走上來了。她很謙恭地問太太可要開飯。

太太只將頭略點了點。娘姨說：

「蟹怎麼辦呢？還是先吃，還是後吃。」

太太一聲也不響。娘姨靜靜地站在那裏，先生倒有些忍耐不住，他笑着說：

「我看還是一道吃罷！把蟹切碎了，用油一炒，然後再把薑末鹽醋和芫荽一烹，倒也是美味！」

娘姨雖然聽了，但是不敢下樓，她兩眼注視着太太，似乎是要望她首肯。

太太始終沒有表示意見，先生又重新笑起來說：

「前次我照這樣做，你不是說很好麼？今天我再來做一回！」

他向娘姨說：「去罷！我跟你一道去。」

娘姨笑容滿面的下了樓，先生跟她到了廚房。

這件事在娘姨看來，先生定可贏得太太的歡心，太太終究是有福氣的，比較自己因為丈夫好賭，拌嘴嘔氣的出來做娘姨就好多了。其實，先生的心，並沒她丈夫的心安閒。她丈夫只要戒賭，娘姨仍不失為他的一個賢妻，聽從命令服侍周到的。先生呢，他不但不賭，而且對於夫人，做到如此地步，並不能博她一笑！

當先生拿着鍋鏟子的時節，心地就不對了。前次他在廚房中的時節，他夫人是站在一旁幫助。誠然的，小家庭中夫婦合製一兩樣可口的菜共吃，當然是分外的香甜。如今呢？他一人做好了伺候夫人，而且，夫人還未見得滿意。

飯開到桌上，先生自己不願再上樓去請他夫人，他叫娘姨去請，倒是娘姨去的好，他夫人竟下了樓。

吃飯的中間，並沒有談話。夫人對於蟹，也沒有大吃，也沒有不吃，也沒有說好，也沒有笑。

這是一個很沉靜的晚間，一個很沉靜的家庭。很沉靜的家庭中，兩個很沉靜的人坐着共飯。吃過了飯，夫人是照舊洗臉撲粉，那新燙的髮襯着剛洗過的臉，真是很好看的。

夫人已經坐在沙發上了。一枝香煙也很幽閒的送到口邊，先生仍在圈椅中，轉了半天，也取了一枝香煙，啣在口中。他真不能老是對着夫人看，他轉對着寫字檯，扭開了檯燈，隨便在案頭取一冊書，置在面前。

夫人見他看書，自己也就站起來開了櫥，拿出那未結好的絨繩衣來結。他們有了快樂家庭的形勢，却沒有快樂心地！

鐘聲的搭地響着。房中兩盞電燈也發出很和悅的光線，一切的東西，都很靜寂的，平安的，和悅的。

窗外的風，更聽不見一些響聲，看這個天氣似乎是不會下雨的。小販賣橄欖聲，由遠而近，那拖長的聲調，與賣餛飩的梆子聲，遙應着。鄰家的留聲機儘管唱着那一片玉堂春。

先生面前擺着書，兩眼却儘管向燈望着。他想：

「到底什麼時候纔睡覺！」

他又拿一枝煙抽，又跑起來走兩趟。偷看了兩次夫人的臉，仍舊坐在那裏看書。

鐘聲仍的搭地響着，房中愈見得靜寂。巷中某家的門開了，一對皮鞋的步聲，很有節奏的走

出來。細察他的步履聲，像是一男一女，他們唧唧嚶嚶的，話談的非常的親密。

步履的聲音，驟然的停止了，一種很清脆的話語，直奔先生的耳鼓：「明朝會！」

這個聲音是非常的嬌媚，先生的心已被她振動了。這明明是一對情人，互道惜別的話。女的聲音太好了。她勾動她的情人，她的鄰舍，以及聽見她聲音的一切孤獨男子！

先生忍不住站起來向窗外看一次，他忘記了從窗子並不看見巷中情景的。

先生站起望的時節，夫人鼻中嗤了一次，這種聲音，提醒了先生的羞惡之心，他很難過的坐下來，將圈椅轉向着他夫人。

他用很誠懇的態度哀求着夫人說：

「一切的事，都是我一個人不好。不過你對我所施的懲罰太重了些，我捱不過這種痛苦，總望你饒恕我，給我一點生趣。就是你罵我幾句，打我兩下，也比這樣的好。」

他兩眼中發出至誠，滿望着夫人給他一句話。夫人儘管結衣服，正眼也沒有給他。

先生的熱情蓬蓬勃勃地在心中燃燒着。一切悲哀痛恨和期望，全都壓在他的心上。他忍不住的又說：



「請你追迴我倆的已往。我們中間怎麼能容這樣的傷痕。我眷戀着一切的甜蜜，期待着我們將來的快樂，我們不是隨便結合的。有困苦經過，百折不回的奮鬥，一年，兩年，三年，我們不能將這三年化爲覆盆的水，明日的黃花！」

先生的淚湧出來了。他的熱情像亂箭一樣對他夫人發射着，夫人像是有些不安。

「湘雨這個人……」先生又添上這一句。

夫人陡然奮興而站起來，接着就是更衣。

一會兒功夫，先生只聽見叭的一聲，房門已經關起來，夫人也就屏除了裝飾衣衫，幽然的進了被，房中的電燈也就隨着滅了。

先生看着這一切完畢，只好仍舊坐在圈椅上，那一盞檯燈，兀自發出很弱的光線，顯得房中分外的幽暗。

## 六

先生靜靜地坐在那裏，聽見夫人翻了一個身，隨後更聽不出什麼聲息。

他默默沉思，覺得婚姻真是痛苦的。沒有結婚的時節，在這樣清靜的晚間，也還能寫一兩首

詩或者做些短文，如今，多了一個人睡在牀上，心思便格外覺得不寧。

他想着人家說的，「結婚是愛情的坟墓。」這句話是真正不錯的。這個墓是不能掘開，掘開就是整個的完了。

想來想去，先生也只有睡覺之一法。他懶懶地脫了衣裳，很小心的上牀就寢。

按照着自然律，要下雨的天氣，空氣是很潤濕，不單是空氣潤濕，而且溫度也很高。兩個人睡在一條被中，便很覺得熱。

先生心裏很煩躁，身上很煖熱，的確是一種難過的情景。但他始終忍着，硬閉着眼，竭力引誘自己進入睡鄉！

這本是一件難事，眼雖然是閉的，心地仍是開張着，因為視覺閉起來，他的嗅覺和觸覺，就分外的靈敏。

他觸了溫柔嫩滑的皮膚，聞着了熱氣蒸發出來的香味。先生的心勃勃地跳着，他想一個甜蜜的吻。

當他的嘴唇還沒有靠近他夫人臉的時候，他夫人陡然地將身體轉過來了，她狠狠地望着

她的丈夫。兩手很快的將先生一推，倏的坐了起來。

在她的意思，好像先生是要用武力來壓制她，她坐了起來，是她的防禦之道，其實，先生並沒有這個心，他看夫人如此，他摸不着頭腦，也不知這一着到底有什麼用意。

夫人的舉動，倒是十分的快，一面坐了起來，一面着上拖鞋下了牀。

先生仍睡在那裏，冷冷地望着她。她兩手捉着先生的臂，向牀下拖。

可憐她沒有力量，不能將先生拖下來。先生也知道她不能拖下來，仍望着她作一種苦笑。

夫人因爲自己的力量弱，心中便更氣，她用盡平生之力一拖，卒將先生拖出被外，先生的頭，很不幸的碰在牀柱上。

先生因爲痛，笑容便立刻收起來，怒火一陣陣地勃發，一伸手便捏着了夫人的腕。

夫人用力的掙扎，並不能脫去她丈夫的手，她雖然用了那隻手竭力的推，但是被執的這隻手，却疼痛的莫可名狀。

現在的夫人，真是五內俱焚，她的臉色變了，發急了，疼痛的不可忍了，她硬忍着不悲啼，只微微發出掙的聲音。掙到末了，容顏陡然變成悲慘，雙淚並湧出來了。

人到了流淚的時節，便沒有勇氣，況且是一個女子，本來沒有粗暴氣息的。她流淚只是招人憐惜，那新燙的頭髮，凌亂的掛在腮邊，襯着紅紅的臉。

她的頭垂下了。臉上變悲苦了。先生不忍再加她的痛苦，終於放了手。

不過先生一放手，夫人的怒氣却又勃然的發了。她將被褥枕頭一齊拋到地下。先生只好下了牀。她又轉身到了粧臺。

先生爲愛惜粧臺上香水香粉，便攔腰將她一抱，擲在沙發上。夫人幾次奮起，都被武力阻了回去。

夫人有時用頭撞過來，有時用腳踢先生的腿，或是踩在先生的腳上，有時又用手捏先生的肉體。

一切的攻擊，先生只迎之以防禦。從沒有使夫人感受肉體上傷殘的痛苦。

這種斷斷續續的攻擊和防禦，都是默默的做出來。一直等到夫人筋疲力倦，她爬上牀去，自行睡覺。先生方得着了休息。

正如俗話說的，「痛定思痛，」先生在他夫人就寢之後，回想剛纔，真有許多的悲哀。他將被

搭在夫人和自己的身上之後，一點快樂的心思也沒有了，他也不再用手和嘴去觸他夫人。他只自己悲傷着，一直到了最疲倦的時候，方糊裏糊塗的入了睡鄉。

## 七

次日的早晨，先生老是不知醒，還是娘姨攀開了帳門將他叫起來的。先生一睜眼便找夫人，夫人的影兒也沒有一個。

娘姨道：先生，樓下有客人來找你呢？

先生却沒有回她的話，却反問道：「太太呢？」

「她一早就出去了。」

先生更沒有其他的話，他披上了睡衣。一肚子不高興的下樓去看那客人。

這客人是誰？原來是先生幾年不見的朋友慕陶。

先生看見慕陶，一肚子的不高興全然飛去，他連忙跑下樓來和他握手。口中不住說着：「實在少禮的很，我還穿着睡衣。」

慕陶說：

「我們還是和從前在學校一樣，不必拘束。我們也不要說，我好你好的話。行不行？」他滿臉笑着。先生更不說其餘的話。

「我看你是剛才起來的！」

先生滿臉羞慚，說：

「幾個月來的生活，都是這樣的頹唐，我們很好的，我也用不着不說實話。」

「我來的太早，將你從熱被中拉出來，尊夫人定然要罵我的。」

「她老早就出去了。」先生很失意的回了這句話。

娘姨打了洗臉水來。慕陶又接着說：

「我接到你的信，知道你現在是沒有事。我本來是找湘雨帶我到此地來，那知道他在家鬧家務！」

「湘雨是一個『豈有此理』的人。他不會到我家裏來的。」

慕陶不覺一楞。停了一刻，他笑說道：

「也可算是一件滑稽的事。他夫人和他鬧，說他認識了一個女人，恰巧今早有個女人到他

家裏去！於是他夫人立刻鬧得天翻地覆了。」

先生的臉，有些異樣了。但他不相信這話是真，他反問道：

「他夫人不是不在此地嗎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他的用人談話中漏出來，說是昨晚來的。一來就吵，到了今早，可算已臻極  
峯。」

「那女子你看見了沒有？」

「怎麼沒有！」

先生便越發的難過了。他只覺得臉上熱勃勃的，從心裏一直熱到頭腦。

外面蓬蓬的一陣打門的聲音，娘姨便去開門，進來的人，在先生的目中是他的夫人，在慕陶的目中，却很像是那找湘雨的女子。

慕陶的臉也有些不對了。娘姨說了一聲「太太，你回來了嗎？」

這幾個字在慕陶耳中像轟雷一樣的響。

慕陶的臉一陣陣灰白下去，先生的臉一陣陣紅下去。夫人一句話沒有響，一逕走上了樓。

夫人上了樓，是否含着滿腔的悲痛，樓下的人不知道。慕陶是覺得夫人看過了他一眼。他心中想着，果然要是長城夫人，長城先生知道了以後，心中該多麼難過呀。他立定了主意，臉上故意顯出笑容，不要招先生的疑慮。

他想他是來介紹事情的，儘管將事情說出來，總沒有害。於是他說：

「你的事已經有着落了，我今天是來報喜訊的。」

先生一聽見「有事」立刻就醒悟過來了。幾個月來的窘迫，真不知使他受盡了多少苦惱。只要有事，大小都是無關緊要的。

但是命運之神却不能由人預算的。壞的時候，想好也不得，好的時候，想壞也不得。

慕陶說的事，月薪有三百元的。其實，三百元也不多，美兵的月薪還有華銀一百餘元呢！不過在可憐中國低等生活之下的先生，這便很多了。

先生非常的快樂，他忘記了湘雨，忘記了自己夫人，忘記了剛才一切的難過。

慕陶心中倒也是很快樂的，因為他曾經給他朋友以極大的安慰。他很幽閒的四面望着，不禁失聲的說道：



「你真的雅致呢？看你這幾盆菊花够多麼美麗，真可以入畫了！」

這句話如果是在先前說出來，先生必定是眉頭一縐說：「這不是我的呀！我那裏有這樣的閒情逸致！」如今却不然，他心中喜歡，他更加上一句。

「不單是菊花，還有很好的蟹呢！」

說到蟹字，先生心靈上有點震動。他想着蟹是夫人的，「食之不祥。」

不過慕陶却不給先生以思想的機會。他說：

「你的好運就要開始了。讓我賀你一杯，穿起衣裳來，一道兒出去罷！」

在理先生是要客氣一番的。他知道慕陶是不喜歡客氣，他是自己的好友，不敢推却。所以他只笑臉的在堂中走了兩趟，就跑上樓去穿衣了。

先生走到樓上，看見夫人伏在枕上，好像是哭。但他沒有閒空管這些事，趕緊拿了衣服下樓，穿好了兩人便一同出了大門。

到底是誰買一杯酒請誰，全不是二人放在心上的事。不過酒總是要喝的。

這時光是中午還沒有到，就得算是「早酒。」飲「早酒」的人是要有資格的，沒有酒量空

着肚皮的人，灌下去準醉！

他們兩人都是快樂的，快樂是酒的朋友，正和憂愁是酒的朋友一樣。

慕陶兩杯酒下了肚，就有些不對了，他的酒色，先上了兩頰，由頰而入於眼，白眼球上有紅色的光芒。

這種現象是不好的。慕陶是個爽直的人。爽直的人，心中容不住事，酒下了肚，更容不住事。他陡然問出一句：

「嫂夫人認識湘雨嗎？」

這真是青天裏一聲霹靂。正打在先生的頭頂上，先生本來是有些酒意的，經此一擊，酒意全無了。他的臉色紅一陣白一陣像風扇似的，在那裏慢慢的轉。但是，慕陶看不出來。

他老是注視着先生，先生真沒有法子。他嘆了一口氣，慢吞吞的說：

「豈但認得……所以我說湘雨真是一個『豈有此理』的人。」

但是慕陶並不注意。他說：

「說一句你不見怪的話，我看見的那個女人，真有些像你夫人！不過這是句笑話，你不要介

意！」

先生也有一點奮興。

「自然是她了！這話真不能談了。」

慕陶哈哈的一笑說：

「這不過是開始的一着，你却不可把這事看的太重了。防微杜漸，本是你的事，你注一點意就行了。現在這個時代，沒有話說，是要人力來控制潮流的。」

先生不響，他不知道要說出什麼話來。

慕陶的興趣却高的很，他接着說：

「你是一個不懂女子心理的人。女子才嫁人的時候，她只有一條心，就是要男子不可與其他女子拼相好。這是你爲人太好了。你不會有這種事的，所以她這一條心早就放下來，走上第二步了。這第二步是什麼呢？便是她期望着男子比她所認識所知道的男子高一籌。這種希望却也不大的。所謂她所知道的男子，也不過是幾個同姓和姻戚，而且高的程度並不遠，只要高一點就行。種類也不多，或是面貌，或是文學，或是技能，或是金錢，四項有一項就行。你想想看，這一着你使

她滿意了沒有？

先生從來未聽見過這種妙論，他以為這是喝醉了酒的話，怎好回答。

但是慕陶興趣仍是高的。他接着說：

「這條也算你使她滿足了。她就走到第三着。那便是她要握住你的錢財。管你這一份家。這個地方須你明白，她並不是想拿你的錢供她揮霍，乃是她可因此一化而為你的監督人。你的用度，她全知道。她的用度，却也使你知道，並且使你在她用少的時候，覺得抱歉，在她用多的時候，覺得不多而且得當。這時你雖名為丈夫，實際却是她的僕人，而且阿諛着服侍着她，無所不至。這就是她生活的藝術，藝術的生活！」

他說着非常得意，一口便將杯中餘瀝飲盡無餘。

## 八

慕陶的酒下了肚，他便格外的奮興了。他說：

「男子能以制服女子的，就是在第一着和第三着。能在第一着和第三着上用點功夫，他已經就是高人一籌了。」

「但是，男子中愚笨的太多了。他們見不及此。他們得着了妻子之後，首先恨不得跪在妻前發誓，終身不與其他女子交接。自己有兩個錢，便把妻子當作聚寶盆，一個一個送到她手中去。自己却又想出天方來去滿足他妻子第二重欲望，那就是要勝人一籌。」

「他們萬想不到，不和第二個女子交接就是謝絕社交，失去了朋友。錢送到聚寶盆中就是一文不用。有朋友的人不能說不遇見第二個女人呢，錢在聚寶盆中，想拿出來該是多費事呢。不交朋友，不用錢，就會勝人一籌，世界上那有這種奇事！除非是做夢，老實說：沒有朋友的，不用錢的，這樣的夢也不應該做。」

「但是，千千萬萬的笨牛，都照那樣做下去。替他們老婆做牛馬，受她們的鞭策，呼喚，指揮，同時還要在爛泥中做升官發財的夢。」

他說着立起身哈哈的一陣大笑。順手向先生肩上一拍說：

「老哥，你不要氣！我並不是有心在罵你的！因為這是事實，並不是理想呀。」

「這都是至理名言咧！」

先生也隨着立了起來。

「我今天真得了不少的學問！」先生又加上了這麼一句。

「你不要罵人，我這個人是最直爽的。」

說着他又喝了一盅酒，人就更不對了。

先生恐怕他真的喝醉了，便催着拿飯。二人糊亂吃了一陣，結果是先生會了賬。

慕陶興趣，仍沒有減。他說：

「老哥，你別爲了這些心事不高興。今天我陪你看戲去。你現在在第二着上已比湘雨勝過一籌了，況且，她現在還受了刺激。你得好好利用第一着第三着，相機而動，無往不利的。」

說着又哈哈大笑了一陣子，硬要拉了先生去看戲。

其實，先生並沒有怎樣的不高興，不高興的時期，早已過去了。先生實在是陪了他去看戲，並不是他陪着先生，結果又是先生會了賬。

到了戲館以後，慕陶的興趣漸漸地減了。話也不說了。先生想着自己得了事，一切都活動了。他心裏快活。他倒是真的在看戲。

時光隨着戲的節目，一節節的向前移，慕陶眼中紅色的光芒也漸漸的消去了。他的心靈指

示着他。叫他輕握了先生的手，很抱歉的說：

「剛纔是喝醉了，對不起得很，說了許多糊塗的話，實在對不起得很，一切得罪尊夫人和您的地方，統請你饒恕，只當作一句戲言。」

本來先生心裏，沒有一些兒芥蒂的，如今被他一提到深覺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他的臉立刻就紅下來了，但是嘴裏却不住的說：

「不要緊！不要緊！沒有關係！沒有關係！」

他更沒有其他的話，也不敢說什麼，在這個大庭廣衆之中。

他兩人如坐針氈的將戲等散了場。

出門的時候，慕陶說：

「今兒全是你會了賬，令我心中更覺不安了。明兒是我的東，帶到府上去賠罪！」

## 九

二人分手之後，先生乘着人力車，如飛的回了家。

進門，娘姨便問他可要吃晚飯，他點了點頭，將大衣脫了坐在沙發上等飯食。

娘姨雖然擺了兩付筷碗，先生心中總想着是一人獨吃的。像這樣的事已經過多少回，不足爲奇了。

不過今天令他驚奇的，便是他端起碗來，見他的夫人姍姍的下了樓。

他先以爲她又要出去，繼而看她居然不慌不忙的坐在自己的對面。

依先生的意思，就要大笑一次，以表心中的喜樂。但又怕損了自己的尊嚴，又怕氣了他夫人，愈是不可收拾，所以他勉強的忍着，很難過的吃那一碗飯。

吃了幾口，忍不住要偷看他夫人一次，見她臉上，似乎還有淚痕，面容是很冷的，沒有一些兒笑意。

飯後，先生照例是要上樓洗臉的，娘姨早就替他打了熱水，他擰了一把手巾將臉一擦，便扔到盆裏，取了一枝香煙吸。夫人剛好上了樓。

先生想着她定然要叫娘姨換一盆水的。但是不然。她不但叫娘姨，而且順便就拿了先生的手巾擦了臉，還撲了一點粉。不過先生從鏡中窺探的結果，她仍舊沒有一點笑容。

先生不敢笑，扭開了桌上的檯燈，隨意的看看書。他暗暗地注意着他夫人，只看她從櫥裏取



出昨晚織的那絨線衫，仍舊坐在桌旁那椅上織。

窺視的結果，她臉上仍沒有笑容。

先生心中真想笑，但竭力的忍着，忍不住的時候，他便默誦三字經。這倒是很有效驗的。他從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背到「教之道，貴以專」的時節，就完全不想笑了。

不過這終是難過的，可取的一點，便是難過中帶了一些快樂而已。

先生想這不是好法子，還是看書，他在案頭隨便取了一冊，乃是青年詩人譚維翰的集子。隨意一翻，裏面一首詩叫輕鬆。

那一晚，不用提，

當它是一個謎。

她朝我身邊跳，

酒渦上一朶笑。

我手在她手中，

影兒也貼着胸。

這相逢多輕鬆！  
輕鬆如同晚風。

前一晚，不用提，  
還不是一個謎？  
她向我直招手，  
獨自兒往前走。  
我哭，像發了瘋！  
牽手也落了空。  
這離別多輕鬆！  
輕鬆如同晚風。

先生想着這詩到很有些意思。他接着看過一首叫朋友你何必記着她。  
朋友，你何必記着她！

當是春天裏一場夢，  
當是秋天裏一朵花，  
好在都是萍水相逢！

朋友，你何必記着她！  
當她是偶然一聲鐘，  
當她是夢裏一幅畫，  
你祇當是眼花耳聾。

朋友，你何必記着她！  
她對你任何記不起，  
真的，你也得忘掉她，  
決不會有人來責你。

朋友，你何必記着她！  
即使有人問你的話，  
你祇說我不認識她。  
忘掉她吧，忘掉她吧！

朋友，你何必記着她！  
當是春天裏一場夢，  
當是秋天裏一朵花，  
好在都是萍水相逢！

先生看看也覺得無聊了。他拿出一幅花箋，索興將這首詩抄上去。他又想到他和他夫人第一次認識是在火車上。他拿起筆來在後面又添上兩句：  
好在都是萍水相逢，

好在都是萍水相逢。

寫完了又偷看了他夫人，看她心中好像十分的愁悶，還微微的嘆了一聲，更沒有一些兒笑容。

先生心裏盤算着：

「我寫，她到底看見了沒有呢？」

我早上和慕陶說話，她到底聽見了沒有呢？」

他的靈機一動，想着自己在她面前坐着，她即使想看也不好意思，不如走開，讓她儘量看一次。

他想着站起身來，在房中踱了兩次，便跑到樓下取大衣。

他將大衣取來的時節，看他夫人仍舊坐在那裏沒有動，究竟看了沒有，他始終不知道。

但是大衣拿來了，倒不好不收起來。他開櫥收衣的時候，見自己的馬褂長袍平常凌亂的放在那裏的，現在都摺的好好的放在裏面了。他又想笑，仍舊怕夫人看見，想來想去，還是向櫥裏面笑了一次。

他又偷看了他的夫人，臉上仍舊沒有笑意。

他又在房中走了兩趟，仍坐在那椅中立想。想了一刻，猛然憶起來今天吃過飯以後，茶還沒有喝一口呢？他桌旁擺着一把小的茶壺，几上就是一個水瓶。他想今晚娘姨糊塗了，怎麼到現在還不問我要茶不要呢？他站起來拿水瓶，水瓶却是沉重的，料想裏面必是滿貯了熱水。不過自己一拿茶壺，心下不覺一動，覺得茶壺倒是太輕了。往常總是瓶輕壺重今天却適得其反，先生掀開了壺蓋一看，裏面已洗的乾乾淨淨，還放好了茶葉。

先生的心，真是完全被克復了，他現在不是想笑，他只有感激。他心裏十分的喜歡，真想在他夫人的面前，說兩句感激的話，不過他偷看夫人的面容，仍是沒有一些兒笑意。

他一面泡茶，一面想着。她既沒有笑意，我也不便去理她，恐怕損了丈夫的尊嚴，長了妻子的驕氣。

他又坐下喝了一會兒茶，便漸漸覺得十分的無聊了。他看着夫人的面容倒並不露出疲乏的狀態，因為她只顧在那裏織絨繩衣。

巷中小販賣橄欖的聲音又來了。好像指示人們這是休息的時候了。生活正如橄欖，的確是

有回味的。雖然在嘗試的時候有些苦澀。

先生想着老坐下去太難過了。不如去睡罷！他一面脫下衣裳便入了被。

先生雖入了被，心中却愈覺得不安。他實在想和夫人對坐着，就是不說話，心裏也有快樂的，正如古人說的那種「花如解語還多事，石不能言最可人」的意境。

如今這種意境消失了，睡在被中，反而難過。

他翻來覆去的好幾回。夫人似乎有些覺得。她已站起來將衣服收到櫥裏去，卸裝，關門，也預備睡了。

先生心裏真有說不出的喜樂，他笑，蒙起頭在被中笑了一陣子。

夫人已上牀了，進被了。一陣髮水香衝入了先生的鼻尖，那溫、香、柔、滑的皮膚，貼在先生的身上。

先生心中勃勃的跳。但他仍是強制着。將臉翻着朝裏。心裏十分注意夫人到底是不是翻過去朝外。

結果是夫人的面向着先生的後腦。一動也沒有動。

先生屏息了半天沒有響。覺得夫人有點異樣了，恐怕是在流淚，他趕緊翻過身來，夫人的確有淚挂在腮邊。

先生真是再也忍不住了。他不敢再翻身，他只將夫人緊緊地摟着。夫人的淚，落在他的腮邊。

十

第二天早晨，先生和夫人正在整理客堂預備招待慕陶以表感謝之意的時候，慕陶就從外面走進來了。

夫人一見慕陶，臉就立刻紅起來。她服從了先生的命令，含羞地向慕陶鞠了一躬。轉身就上樓了。

慕陶含了笑，要請先生出去吃飯。先生也含了笑，他的夫人、朋友、事業，好像完全都如了他的意！

慕陶不單是請他，還要請他夫人同去。先生真不敢答應，他不知道夫人是什麼意見。但慕陶是個直爽人。他叫娘姨上樓去請夫人去。  
娘姨去了半天，下來了。她滿臉笑容向慕陶說：



「先生，太太謝謝你的好意，她心領了。改日定要親手做兩樣菜，請先生過來便飯。」說着話她將手杖、大衣、帽子、手套都遞給了她的主人。」

先生很快樂的說：

「大衣可以不用了罷！」

娘姨笑道：

「太太叫你穿，說今天天涼呢？」

慕陶微微的笑起來。

先生覺得這一刻是人生最快樂的一刻。向慕陶說：

「我們走罷！」

慕陶點點頭，二人便笑容滿面的出門而去。

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晨



## 木馬

百貨公司的送貨人將木馬送到家裏的時節，孩子便喜歡得直跳起來了。

這是一匹四尺多長的白馬，有兩隻「神彩弈弈」的眼睛。滿露出奔騰的姿態。再配上了紅色的鞍和金色的鐙，真是非常可愛的。

孩子挾着十分的驚奇和喜樂，用他的小手在那馬的後腿上碰一下，那馬便在綠色木架上前後的動起來，孩子喜的直跳說：

「馬還會動呢！爸讓我騎上去罷！」

他說着兩隻小眼送到父親的臉上，父親的臉的確兇得可怕，一種嚴厲的聲音直攏到孩子的耳鼓說：

「不許動！」

孩子的兩眼滿充斥着疑懼的神氣，淚水好像已經是在眼中轉，他不由自主靠到母親身旁，他的食指無意地放到了脣邊。

他不住的偷看着父親，父親在煙碟裏彈了一次煙灰，一直在中堂踱來踱去的。母親似乎也不在注意孩子，她很冷淡的說：

「就是這個木馬麼？」

父親沒有回答，却又彈了一次煙灰。

「媽！我能不能騎上去？」

孩子輕輕地向媽問上這一句。他的小眼不住地向着媽的臉上轉。母親似乎是在沉思着，她輕撫着孩子的頭髮。

「等一會再騎罷，新買來的，也要讓它休息一時呢！我們上樓去……」

她低下了頭向孩子發出一絲兒笑，又附着耳向孩子說：

「你記不得樓上還有蛋糕嗎？」

孩子想到了蛋糕，母親便帶他上了樓。

這是一個靜默的下午，太陽已經到了將去的時節，鄰家的無線電的歌聲，也沒有發出來，廚房裏有炒菜的聲音，冬季的晚間，好像特別來得快。

父親的煙，扔在痰盂裏，正望着那個馬出神，母親已經輕輕地下了樓。她用很低的聲音說：

「想得很呢！就讓他騎一次罷！」

她說着話，滿露出哀求的神氣。然而她的丈夫似乎還沒有聽見她的話，他只一逕的出神，陡然問道：

「這樣大的玩具，恐怕還沒有人買罷！那一個父母肯花這些錢爲孩子買一個玩具嗎？這個東西放在玩具部裏多少天也沒有賣去，偏偏遇着我這樣倒霉的人……」

他好像是十分的傷感，夫人似乎也看出來，安慰着他說：

「這也是一件沒有法子的事呀，已經買來，就不必去想那些事了！」

「顏師長的太太，究竟是不是歡喜他的兒子？」

「那是你說的，她歡喜兒子，我在家裏怎樣會知道！」

「要是不歡喜的話，就整個兒的完了。」

他嘆了一口氣。

「大概做娘的，沒有不歡喜兒子的！」

夫人接着安慰他一句。

「要是顏師長不聽太太的話，也不行的……」

他一逕沉思着，一句話也沒有說。夫人又輕輕地說：

「買來了總得要給孩子騎一回，可憐他真想得很呢！」

丈夫不說話，他却去仔細研究那孩子剛摸過的一條馬腿。馬腿上有三個淡淡的黑指紋，他從懷中掏出一條舊絲巾，不住的揩拭。這時的母親有些爲難，她知道這馬是不屬於她兒子的，却被兒子弄髒了一點，累着父親去揩拭，她心裏真是難過的。

「媽！」

樓上的孩子陡然又叫出來了。接着便是一陣小的足步聲，看快要到了樓梯口。父親很急促的說：

「去罷！別讓他下了梯又吵鬧個不休。」

「那末，吃過晚飯讓他騎一回，我將他的手洗洗乾淨。」

母親輕輕地向父親說了這一句，便很快的上了樓。

父親擦了半天，很不樂意的坐到樓上去，他又拿了一枝煙來抽。幻想着小孩子總該喜歡木馬的，母親呢，總該喜歡小孩子。假使顏師長的少爺要和自己的兒子一樣的愛這個木馬，換句話，假使顏師長的太太要和自己夫人愛兒子一樣，那末自己的差事，準是有望的。

「假使有人送我的孩子這樣一個馬，他的母親又是怎樣喜歡呢！」  
他冥想着自己就是顏師長。

「假作我的太太來替人向我求差事，那我必問他家境是否困難。假使要和我一樣的困難。那我又必體諒這寒士的一片苦心，不能叫他失望。」

這是父親的一片真誠，他的眼淚就跟着一片真誠吊下來了。  
今天晚上真是靜的古怪，更沒有一些擾人的聲響，來打破這位可憐的父親的憂思。樓上的母親硬騙着孩子不下樓，她發出甜蜜的歌聲刺入父親的耳鼓。

她唱道：

「寶寶小，

寶寶好，

「寶寶的馬兒不吃草。」

歌聲十分的委婉，好像告訴父親，他們並未將馬忘去。

孩子說：

「媽！我們下樓看馬去！」

「不，乖，馬剛纔來，還要休息一會呢。它在外面走了好些路，要休息一會的。」

「媽！馬是爸爸買給我的罷？」

「是的，乖，爸爸還要再買一個小的給你呢！」

「媽！爸爸喜歡我！」

「是……」

母親不再說下去，她已經將孩子樓抱到懷中親熱。樓下的父親心上像着了一枝箭。他自恨

着：

「應該再買一個小馬的……但是，已經沒有了錢。大馬來了，小馬也就未必要了。」

他輕嘆了一口氣。在心裏立下了誓言。



「假使我得了差事，我一定要買一個同樣的木馬給孩子，我太對不起孩子了！唉……」  
「媽！我們到樓下騎馬去！」孩子又說出這一句。  
媽也有些急了。

「我不是和你說過的嗎？馬要讓它休息一會兒，我們還要吃飯，吃飯，洗臉，洗手，寶寶就要騎馬了。」

「怎麼還不開飯？」

「就要開飯了！張媽，快些開飯，寶寶餓了。」

母親的呼聲，卒使張媽將飯由廚下端出來。母親便抱着孩子下了樓。這個情景是很簡單的，那便是母親望着孩子，孩子望着父親，父親望着木馬。

晚餐大家吃的不快活。孩子的眼睛溜溜地在馬上轉，又不時的望父親，父親臉上沒有笑容，母親心裏盤算着，怎樣纔能將這可愛的孩子送上了馬背。

「快點吃罷，吃完了飯，洗手！」

母親挾着無窮的希望說出來，她偷眼望望父親，父親沒有響。

「馬是新買來的，不能弄髒，弄髒了爸爸不喜歡。」

孩子雖然是嘴裏有一口飯，他仍捨不得望父親一次，父親臉上一點也沒有笑意。

「乖！你不要怕！爸爸喜歡你，吃過飯就讓你騎上去。」母親又說了第三句話。

孩子挾了一團的疑懼，吃掉盞中的飯，母親便忙着替他洗手。那香的胰子已經入水好幾回，母親叫孩子送給爸爸看。

父親仍是沒有響，孩子也是逡巡着不敢去。母親却生怕孩子衣服沾污了可愛的紅鞍，她將自己絲圍巾鋪在鞍上。

這真是一個可憐的局面，這可憐的局面正是這可憐的母親首當其衝。她要顧全孩子的意旨騎上去，同時又要顧全父親的意旨不要弄髒。她只顧了鞍却忘記了鐙，泥鞋是不適宜於金鐙的，她又趕忙替孩子脫下了一隻鞋。

這是一個冬天，孩子的脚踏上了鐵鐙就有一種冰涼的感覺。小的心眼中已經滿藏了恐懼和忿怒，如今看見脫鞋，怒火竟自燃燒起來，連哭帶嚷的喊着：

「我不騎馬！我不脫鞋！」

兩隻小脚亂蹬着，那一對金鐙也在馬腹上亂撞。母親真是心忙意亂的，她趕緊抱下來哄，使盡千方百計也平不了孩子的怒氣。

父親看見馬腹上受了傷，他的兩眼直瞪着，母親怕他的巴掌要上孩子的身，她抱了孩子上樓去。

兒童哭鬧的結果，就是睡覺。這一屋的空氣就是在孩子入睡的時候，方纔歸於靜寂。

父親吃過飯也沒有上樓，兀自無聊地抽着香煙。他看一會兒馬，看一會兒報。他心裏有各種意念盤踞着。他知道孩子哭吵的真因，和夫人不高興的狀態。他在吃飯的時候對於夫人的態度委實冷淡了些。但他又自解着說這實在是一件沒有法子的事。

無論如何，他現在是不敢上樓的。母親必定愛孩子，孩子的哭聲也不知勾引起世界上多少母親的怒意。他儘管想着，顏師長，顏太太，顏太太的兒子和木馬，顏太太應該向顏師長說什麼話；還有那木馬腹下的傷痕如何去彌補。直待他想無可想的時候，方懶洋洋地關燈上了樓。

這時樓上是黑的。他想這決不是夫人怒意的表示，也是怕電燈常明，豈不費了電。

現在母親和孩子都在牀上睡了覺，父親關了電燈，也不敢去驚動他們，他獨自靠在舊沙發

上，又拿出一枝煙來抽。他想事體做到這個程度，也不能問他們母子的怒意。木馬買來就得送，然後再待局面的開展，假若差事有了望，難道還沒有力量替孩子買一個木馬！

不過想到了送，難問題便接着來了。這個馬過於大了些。拿起來不便當，到底叫誰送去，自己麼，可就有些難為情。

這真是一個難解的問題，他兀自深悔着沒有叫公司裏人直接送去，還免了這許多難過的情節。他想到了這個木馬還是換去夫人一隻金戒指去買的。戒指從手指取下的時節，記得夫人是露出一副飽藏着淚珠的笑眼，預賀着自己前途的光明。她是一個賢德的人。今晚，連兒子騎一次馬的權利都沒有，未免太對不起她了。而且她還是一個非常尊重丈夫的人，看她為孩子騎馬的事，明的暗的，問過多少回。

父親在舊沙發上暗自懊悔着，孩子又在牀上哭叫起來了。

「我不騎馬了！我不脫鞋！」

接着他便哭起來，哭的很傷心。

「乖！睡吧！媽在這裏，不脫鞋，爸爸喜歡你，明天騎馬罷！」

問：

母親的話，一句句的攢入父親的心頭。父親真的忍不住了。他躡手躡足的來到牀邊，輕輕地

「做夢罷！素貞，你輕輕的哄他睡覺。」

夫人的一隻手伸出來向他搖搖，意思好像指示他不要說話，然而在這手的第四指上，父親却發現了一道戒指遺留的痕跡，他忍不住說：

「素貞，你得原諒我，我換了你的戒指買了這個馬，都沒有讓孩子騎個痛快，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情呀！東西弄髒了送人，人家不高興，我的前途……」

他很難過的，聲音就有些兒顫抖。

「我……對不住你，更對不住孩子！」

夫人沒有響。他將頭湊到枕邊，看這個可憐的母親雙眼緊閉着，那晶瑩的淚珠兒却已由眼角挂到耳邊。

父親心中像刀鑽，他急切的說：

「不送罷！素貞，讓給孩子玩罷！」

母親不住的搖着頭，她力閉着她的嗚咽，然而淚珠却不住地向枕衣上滾。可憐的父親，也只好輕輕的嘆着，陪着母親流了一點淚。

\*

\*

\*

\*

\*

一夜的悲哀，父親的心志改變了好些，他今天湊着母親的原意讓孩子騎一回馬。不過孩子的狀態已和昨晚不同了。

父親一早起來，就張羅着孩子穿衣，洗臉，吃東西，父親雖然是笑容滿面，孩子却始終有些懼怕。

母親說：

「寶寶，爸爸喜歡你，今天叫你騎馬呢！今天我替你穿上新衣，換上新鞋，騎在馬上，好看的很！」

孩子沒有響，一任他母親擺佈着。後來是三人一同下了樓。

母親將孩子抱上了馬，孩子始終拒絕着，他兩眼直望着父親，他知道昨晚哭鬧是犯了罪，今天不該受這樣的榮寵。

那馬前後的動搖着，繮繩雖在孩子手中。但他的兩隻小眼不望着馬，却望着父親，臉上也沒有絲毫的笑意。

「媽！下來罷！」

「再騎一會兒！」

孩子搖了搖頭。當他母親抱他下馬的時候，可憐他兩個小眼，仍望着父親。

「媽！爸爸喜歡我，爸爸不打我的。」

「不打！」

「不打！」

爸爸也跟着說一句，臉上帶了笑。

然而爸爸的仁慈，始終喚不回孩子的天真，一切的事都顯出機械化了。

母親是愛孩子的，孩子的不樂，感起母親心中莫名的悵惘。父親很難過的說：

「素貞，我只顧及着將來的油鹽柴米，都失去了現在最可寶貴的天真。我一切都錯了。我是你們面前的一個罪人，我是一個家庭幸福的摧殘者。」

他說着就露出一些悲憤的狀態。孩子不能懂，只睜着圓眼兒望着他。母親雖然想安慰他幾句，一時却找不出適當的話。

這時正是張媽買菜歸來的時候，她帶進來一位友人。友人所報告的消息乃是：「顏師長於昨午奉命開拔到福建去。」一堂都是靜寂着，只是父親心中惦念着那失去的天真，母親想到了自己失去一個戒指，孩子心裏有父親昨晚的顏色和自己的哭鬧。他們心中都沒有馬。有馬的只有這位朋友，他將這馬仔細研究一遍，說：

「這匹馬造的真是精緻非凡，沒有三四十塊錢那一定是買不來的。」



## 老趙的悲哀

老趙是一個賣糖的。他有兩種技巧，第一種技巧是能將糖做成大羅漢、馬、金魚、花瓶等，十分的惹人注意。第二種技巧便是他能使他糖擔子前面的旋盤中的旋針，每次都可旋落在空門上。他最得意的，還不是他的作品——像大羅漢、金魚、旋盤等物件，乃是擔上玻璃盒的兩旁粘着的對聯，叫：

「不欺三歲子，義取四方財。」

這對聯雖不是他自己寫的，然而他却懂得對聯的意思。他知道旋盤是個欺人的東西，但他自己做的時候，並不是有心欺人，他以為這是一種自衛的計劃，假使旋針每次都旋着大羅漢，那末老趙那兒來的那麼多的大羅漢。就有那麼些大羅漢，老趙也沒那麼多錢來賠！

老趙將他本意告訴了一位教書的先生，先生便替他寫上這副對聯，對聯寫成功了，先生便講給老趙聽。結果是先生也得意，老趙也得意！

這是一個清明下午，老趙便將糖擔子挑出去。他歇的所在乃是三條巷子相遇的地方，這廂

最出生意，因為每一條巷中有一所小學。

老趙將擔子歇下來，望望牆頭上太陽尚未歸去，巷中靜得很，老趙將擔子後面木桶上揩拭一回，便坐上去拿出了自己的旱煙管。他兩眼儘管瞅着牆頭的太陽，恨不得太陽立刻歸去，孩子們放學他好出一筆生意。

這巷子真是靜的古怪，不但沒有人，也聽不見一兩聲犬吠，好像是天爲老趙許定的地點，讓他聽出三枝的鐘聲送來一羣久盼的小顧客。老趙堆下了滿臉的笑，小顧客圍繞着糖擔子的旋盤，老趙只管收錢，那旋針呢，也只管向空門上轉。這完全是一段欺騙的情景，最好的一點，便是欺人的老趙未嘗以爲是欺騙，被欺的小顧客，亦未嘗以爲是受欺。他們都往真裏做，把旋盤當作一個競爭的場所，直到財盡力窮時節，纔一個個的散去。

當老趙將錢和那根旱煙管送到木桶中的時節，臉上真是充滿了笑容。不過他一回頭，却看見還有一位顧客流連着未去。這位顧客只有七八歲光景，穿了一件藍色的長衫，他的兩頰緋紅，兩隻小眼也是烏溜溜的注視着那個旋針。旋針儘向空門上轉，旋盤上的銅元也跟着加增起來，孩子的臉也就越發的紅，兩隻小眼中的光彩也就揮發的十分利害。這巷子是靜的，沒有什麼東

西可以引起他們注意，結果是孩子全神貫注着旋盤，老趙全神貫注着孩子。

「可憐的孩子！」

老趙心下這樣的唸着。孩子情急的狀態已經激起老趙的天良，但是老趙怎能向孩子說這是假的呢！說假的就得還錢，還錢，此後的生意就不能再做。同時又不能叫孩子停止，他眼看着孩子手中一冊國語，已經落在地下都不覺得，眼看着旋盤上銅元次次增加，那一根旋針呢，又次次旋落在空門上。

孩子的手從外衣的口袋，掏到內衣的口袋。老趙的心卜卜地跳着，他現在真想將旋針送到糖人糖馬的面前，讓孩子拿一個回去，然而這一着，老趙始終沒有勇氣做。孩子的錢已經完，面上的紅色却越發的紅起來。老趙終於拿了一個糖馬給他，但是孩子不接受，他受過學校的教育，知道一點權利義務觀念，他覺這匹小馬，就是一筆不義之財。他不能取不義之財，他却要自己的技巧來闖破這座迷宮，他只缺乏了財力，並不缺乏奮鬥的精神！

「天晚咧！」

老趙輕輕地向孩子說。他滿望孩子歸去，然而孩子不動，兩眼注視着旋盤，頰上仍是緋紅。

「回家吃晚飯，明天再來罷！」

老趙說着便將擔繩套上了扁擔頭。孩子的心便靈活起來了。他說：

「賣糖的！你別走！我還有錢呢。」

說着他便很快的將頸上紅繩繫的一個小小的銀錢解下來了。這真使老趙吃了一驚，但是他却沒有說話。

「旋二十次罷！」

孩子毫不遲疑的將銀錢扔到旋盤上，老趙沒有說話，旋針倒又指着空門好幾回了。老趙問心不想要這個小銀錢，但是老趙讓孩子白旋二十次，老趙也不甘心。孩子倒是誠實的，二十次空門之後，他便哇的一聲哭回了家！

這種情形真是使老趙難過的，他却無法來改換這種局面，他也只好挾着這種難過回了家。

\*

\*

\*

\*

\*

第二天來的時候便不同了。老趙被昨天孩子的哭聲激起他的天良，他已經將旋盤改造過。他滿望今天那孩子再來，可以讓他自己旋着糖人和大羅漢。不過今日的顧客也和昨日不同，孩

子雖然來了，却不曾旋，反而讓別的孩子得了一匹馬和一個金魚。老趙看了馬和金魚拿了去，心中是難過的，然而他沒有方法。他只望着孩子心動拿出銅元來旋幾次。歇了一會兒孩子的心果然動了，但是他沒有錢，他向同學說：

「你借幾個錢給我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不好，昨天你挨了打還不記得嗎？你媽一會兒還要來呢！」

孩子聽了倒不覺得怎樣，老趙心裏却真有些懼怕，他想孩子的媽也許要來討回銀錢的。假使要來討回的話，她決不肯含混了事，她必定要說他騙去她孩子的銀錢，也許要叫一個警察來，這樣一來，自己的前途就有着實的危險。

「警察還有好人嗎？也許他們還要叫我罰幾個錢，也許要抓去關一夜。」

老趙想着有些怕，他的注意力便不在盤子上，結果是又去了一匹馬，又去了一條金魚。孩子的心却動了。他又向別的同学借了錢來旋他一個大羅漢，這時老趙心中，倒也望他得一個大羅漢，無如他還沒有動手，旁邊便有一位同學說：

「旋！你膽子倒不小，看你媽不是來了嗎？」

孩子真有些怕，老趙呢，心中便更怕。他身不由主的要挑起擔子來跑，却被一個小顧客捺住了旋盤說：

「去嗎！錢給了還沒有旋呢！」

老趙的擔子已離了地，下面就沒有東西撐持，經這位小顧客一捺，所有的旋盤、玻璃盒、糖人、糖馬整個兒倒在地下打得粉碎。孩子們知道闖了禍，便一闕而散的跑了。

\*

\*

\*

\*

\*

今天老趙回家的時節，心中真是充滿了悲哀。他沒有再做一些糖人糖馬。他沒有吃晚飯，沒有洗澡，沒有和人說話。他倒在牀上想着他的前途，他沒有法子解決。他不能不繼續他的行業，因為這是他吃飯的途徑。繼續他的行業，他終覺得對不起孩子。這第三天出去的時候，他擔上玻璃盒子已經沒有了玻璃，盒子裏面已經沒有什麼可愛的東西了。他無精打采的走入那靜靜的巷中。靜等着那些小顧客們來訕笑他。他們忘記不了昨日老趙的狼狽情景，他們旋糖的興趣已經過了。

老趙是悲哀的，雖然那個旋二十次的小小銀錢仍藏在木桶內。

## 山坡羊

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教職員會議。

校長用了莊重的態度說明了開會意旨，一房子人都是靜肅無嘩的，只聽見那壁上的時鐘的的嗒嗒地響個不住。

窗外一縷白雲，斜刺裏向南飛；屋子裏面小火爐，火光熊熊地在靜的中間緩緩輸送熱度到各人的腹部和腰部，各人口中的煙捲都隨意的吸着，那一縷縷的青煙滿佈了全屋，令人看不清那四壁高懸的東三省形勢圖，總理遺像，和那不平等條約摘要。

這是冬天的一個晴明高爽的下午。凜冽的北風，從窗隙中灌進來，調和了屋內的溫度，窗隙露出一個似圓非圓的洞，是鼠牙磋成的，大家老早就看見了，却是誰也沒有說起。一個教員的頸項，正受着空隙之風灌注着，他輕輕巧巧的縮着頸項，彎着腰，低着頭，躡手躡足的一溜，便溜到另一個座位上去，接着將頭搖了兩搖，頸項一縮，連着一陣輕笑，便又看見一大陣煙噴散了一屋子。屋子裏面是靜悄悄的，校長兩隻慈祥的眼睛，慢慢向四邊瞅着，又像有憂思，又像追迴，又像

夢想校事的前途。

左角裏一聲咳，却引起了羣衆的注意，但是咳的人，並未吐痰，他的右肩像是聳了兩次，便將痰嚥下了肚。

屋子裏仍是靜靜的。有一個教員，嗤的發了一聲笑，笑過了臉便紅起來，紅了半天，用手帕兒擦了一次嘴。

總理的像也很慈祥地望着他們。坐在總理對面的，遺囑已經看了好幾遍。屋子仍是靜靜的，像是奉行靜默三分鐘的儀式，像是籌畫十年的大計，像是一羣避難的人，躲在山洞裏，怕盜賊探知了他們的巢穴。

爐子裏的火格外燃燒的大起來，房中也就格外的溫暖。坐在爐邊的一位，輕輕的站起來脫了大衣，將大衣慢慢地摺，摺了半天，仍舊打開來，置在桌上。他從口袋掏出一面小鏡子，對着它用手帕仔細地向面部輕輕的抹。

噹的一聲，壁上的時鐘已報了半點，屋子裏仍是靜靜的，有一位先生注視着自來火盒，一位先生拿了煙在大指甲上輕輕敲。一位先生在咬指甲，抖着腿，像一位詩人。



校長的眼光又作第二次的巡迴了。這一次又似乎比第一次嚴重，雖然仍舊是慈祥的，但慈祥中還帶了幾分焦急。

各人的情形，似乎只有一點變動。不過低着頭的，向桌上吹氣的，看天花板的，看總理遺像的仍居其多數。

「主席！」

這一句話打破了屋內的沉寂，一位先生顫巍巍的站立起來了。他像是憂鬱充滿了內心，慢慢的說：

「我那裏是一定要主張開除他呢？」

「他已經被人家喊做山坡羊！」

「不錯！」

校長微微地笑起來了。

「我也知道的。山坡羊是個曲牌名，他是一個會拉胡琴的，山坡羊是他最拿手的。」  
大家接着一陣笑，這位先生的聲音，便加大了。

「拉胡琴也是一種藝術，不過不能在上課的時候，心裏也記着拉胡琴，幾次的考試全不及格，這種學生還留在校裏做什麼？」

校長一語也沒有響，他的頭略略低了一點。屋子裏又恢復了靜的情態。

「好像我的課也不及格。」

一位先生輕輕的說。

「我的也是不及格。」

聲音比第一個還要輕。

「我的課又何嘗及格呢！」

「大家都是一樣。」

接着便有一陣笑聲。

校長的眼又做了第三次巡迴了。看他的意思，似乎注意到訓育主任。不過很不幸的，訓育主任已經入了睡眠的狀態。

「既然各位先生都有這種意思，我便正式提議除他的名。」原提議的先生說了這一句。

隱隱約約地在屋角裏有人說了一聲「附議。」

校長便嘆了一口氣說道：

「有人贊成艾先生提議的話，請立起來。」

大家本來是不大注意的，不過「立起來」三個字，似乎聽的十分清楚，哄然一聲便全立起來。因為立起來便可以宣告散會。山坡羊的學校中的末日審判，也就此告終。

×

×

×

×

×

今天校中本是一個聯歡會的日子。聯歡會的日子議決這件不歡的事，不能不說這是校中的缺點。校長也並不是看不到這一點，實在是因為艾先生催的過急。

然而艾先生為什麼竭力主張開除山坡羊呢，艾先生自己也不知道。山坡羊所給予艾先生的壞印象，也沒有什麼，只不過沒讀書不及格，在課堂中望着窗外的白雲發怔，和有一次到艾先生家裏的時候，奉艾師母之命，唱了一段桑園寄子，還和艾師母略談了幾句京戲而已。

艾先生當時也沒有說什麼，隨後也沒有說什麼，不過他看見山坡羊時，總是有些不太高興。今天，雖然山坡羊受了學校的末日審判，他心裏也不怎樣的快樂，他像羈押而被釋放的無

罪囚人。雖然是覺得自由，却還是追念着以前的冤枉和苦痛似的。

他慢慢的踱回了家。

艾師母正是笑吟吟地立在窗口，遠看着一件什麼似的。先生順了師母目光瞧去，知道她看的正是山坡羊。

關門的聲音驚覺了艾師母，她將那未曾收起的笑顏轉送了艾先生，說：

「山坡羊剛纔來的，說他今晚彩排兼演新劇，約我們去看呢！」

先生沒有響，將呢帽放在架子上。

「他唱的真好，要是沒有得過名師傅授，是不會有那樣好的，況且他的喉音又是天生的。」先生大衣的扣子已經解開，艾師母趕着替他脫下來，她一面脫一面帶笑着說：

「記得從前我在你們學校裏表演清唱時候，你們都說我好，我自己也覺得我好。如今聽他這一唱，想起從前的事，自己真不應該上臺的。」

她說着接上去一陣巧笑。那件大衣便掛上了架子。

「今天晚上我們一塊兒去看嗎？」艾師母隨便地說了這一句。

先生微微露一點笑意，說：

「你要去還不去麼？」

「你看，你總是對我冷冷地。」艾師母帶了一點不悅之色，她轉身去看菜飯，預備着早一點兒開。

先生悶沉沉地坐在圈椅中改卷子。

×

×

×

×

×

時鐘已敲過六點了！

這時在學校另一角——禮堂中是非常熱鬧的。那裏電燈照的雪亮，花紙，國旗，都滿布着。中間一個臺，臺前安好了「浮光」，還有盆花，紅白參差的排着。臺上有國旗，校旗，總理遺囑和總理遺像。

臺下的人憧憧的往來。

「喂！挂歪了，扯正，扯正。」

「對呀！」

咚咚！  
咚咚！

「喂！王剪子，剪子！」

「扶好了，不然我是要掉下來的！」

一陣笑聲起來了。

「拿破侖上阿耳白斯山了！李先生，我們這臺的中間，可要擺一張檯子嗎？」

「可以擺一張，八把椅子，你記着，等一會兒開幕的時節，你可得在臺上照應着，幕拉開的時候，不要碰倒了花盆！」

「臺下的座位還不排起來嗎？」

接着一陣椅子挪動的聲音，會長站在那裏嚷着，一面用手帕拭汗。

「這會長可不好做，看你們的會長已經忙够了！」

「李先生，你的力也出了不少了。我們是越忙越有味，李先生，你得休息一會兒，你看這會場已經佈置的差不多了。」

「演員齊了沒有？」

生。

「那都歸山坡羊料理的。李先生。你看見他沒有？」

「沒有，交給他料理，決不會有誤的。我還沒有吃飯呢？」

「李先生，可真對不起，你去吃飯罷，吃了飯來，包我們佈置的妥貼。」會長帶笑的說。

李先生道：

「前面的位子是預備教員坐的，寫一個字條貼在牆上，不過教員是有師母的，須多留幾個空位子。」

「李先生，你怎麼不帶師母來呢？」

一個聲音從梯子上發出來。李先生仰望着他微笑着說道：

「就要來的，你等着罷！」

李先生滿面春風的出了會場。

×

×

×

×

×

李先生出了會場，在燈光暗暗的路上，就聽見有人叫他。他偶一回頭，看見叫他的乃是方先

「事情辦好了嗎！」

「差不多是粗粗就緒。今天教職員會議怎麼樣，議些什麼？」

「不要談起，山坡羊被開除了！」

「怎麼！」李先生陡然臉上變了色。

「山坡羊被開除了嗎？誰提議的，爲什麼開除？」

「老艾提議的！理由是不及格。」

「不及格！」李先生便更詫異了。

「不及格的決不止山坡羊一個！」

方先生不覺嘆了一口氣。

「原是啊，不及格決不止山坡羊一個。老艾恨他，是因爲他常常在課堂中不注意聽書，手在

膝頭上拍板，心裏不知道是想着那一句戲！」

李先生接着也嘆了一口氣，向方先生說：

「這真是所謂『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』了。我忙了半天，真是一頭的高興，如今有這樣的消



息，真令我心頭乍冷！」

方先生沒有話，和他一塊兒來到小飯館，飯館中的招待是非常的殷勤，方先生因為吃過了飯，他只陪李先生坐着，面前擺了一盅牛奶。

李先生的意思還沒有盡，他說：

「學校中沒有山坡羊，學校裏靈魂便失去了。他書雖讀的不好，他做人却做的很好。學校中要沒有他，起碼要多鬧三次風潮的，像反對教員，像球隊打架等等，全是他一個人弄下來的。論功行賞他沒有分，因為不及格反而鬧的開除了。」

「真的嗎？李先生，山坡羊開除！」

飯館招待陡然呼出這一句。

方先生道：

「開除了，你是不是向他收賬？」

招待滿臉堆下了笑。

「不說他不欠我們賬，就是欠賬，我們也不好意思向他收的。前年他替朋友還了我們幾十

塊錢，我們到現在還紀念着。像這樣的好人，怎麼會弄到開除呢？」

幾個人靜默了好一會兒，招待忍不住又說了一句：

「李先生，你可好替他想想法子罷！」

方先生搖搖頭說：

「恐怕不容易！」

李先生道：

「法子總是要想的，我們不能看他開除就保守緘默，讓那盲目的教職員會議去妄行。學校因為不及格就開除學生，其餘及格的學生，難道生來就是及格的麼？不及格的應該想法子叫他及格，纔是正理，況且及格的一句話，也是比較的說，下等的因為不及格而開除，結果中等的也要變為下等的，再開除，如此，學校不是教育機關，乃是一個屠牛場！」

方先生不覺得笑出來了。

但是李先生的興致還沒有盡。他說：

「不及格的人就是不容於學校的人，難道學校專為優等生而設立的麼？那不及格的人被

開除而無路可走了，一種人是激烈的，因痛恨而煩悶自殺，一種人是懦怯的，因無力奮鬥而墮落為游民。這都是學校罪惡，怪學校當局，怪先生，不能怪學生的。」

李先生說完話將面前盆子一推，向方先生說：

「法子總是要想的。」

他們便在招待的笑顏中會鈔出了門。

×

×

×

×

×

方先生出了小飯館的門，便一直到會場裏去。那時游藝會已開了幕，校長已在上面演說了。李先生乘着一團怒氣，他要去告訴山坡羊一切。

他知道這時山坡羊是在教室中的，教室已改為演員休息室，預備演員在那裏做上場前的練習。

當他來的時候，正是京戲班底來的時候，他看着京戲班底進了課堂，又看見他們向山坡羊一一的行了鞠躬。他想這時候我總不能進去向他說他被開除的話，丟了他的面子在這一堆生人之前。

他想着脚步便不往前進，眼看着最末一個進去的輕掩了課堂的門。

李先生在門外逡巡着，暗想山坡羊這個時候是何等的重要，沒有他就沒有游藝，以他這一個不滿二十歲的青年，操縱了這樣的一個游藝會，總算有能力的。他一面望着，一面在門上玻璃窺探，看他正在和那拉胡琴的討論着那一個字應該怎樣轉變。先生心裏暗想着：「這不就是教育麼？爲什麼要在課堂裏看着書本子講纔算教育呢？照書本子講乃是講自己所不要講的；學生聽也是自己所不要聽的。先生爲了薪金；學生爲了文憑，在那裏演那種極不自然的把戲，同時還要像煞有介事的加分數，扣分數，記過，開除，到底算了一回什麼事！」

他想着嘆了一口氣，便邁步走到大場上去。會場中送來的音樂聲，鑽入他的耳鼓，仰視天空，黑漆的看不見什麼。他已經覺得百無聊賴。忽然一陣笑語中從東角傳了過來，李先生在黑暗的路燈下認識是艾先生及艾師母。

李先生心中的怒火，陡然燃燒起來了。他恨不得舉起手向艾先生打一拳，但是他脚步是沉重的，手也舉不起，心裏也沉顛顛地，說不出有一種什麼意味。

艾先生和艾師母已經越走越近了。

「李先生，你怎麼不去看游藝會？」

艾先生第一句話已經出了口，他帶了滿面的笑容。

李先生的怒氣未息，他不知怎樣回答，只板着臉說了一句：「沒有去。」

艾先生夫婦已站在他的面前了。艾師母今晚打扮的特別好看。那新燙的頭髮，滿具了活潑的波浪紋，鬚着的一絡髮下，襯了兩道烏黑的長眉，長眉下面便是一雙靈活的眼，眼梢眉角裏，滿露出迎人的笑意。

李先生的怒氣已被艾師母的容光消化了。他仔細的向艾師母一看，看他肩上一條火狐圍巾，身上穿了一件印花毛葛的長旗袍，亭亭玉立，確有美人的姿態！

李先生的笑意從面部慢慢地露出來了。尤其是在艾師母向他鞠躬的時節。

「李先生！」

艾師母用很輕脆的聲音向他說話，面上帶着三分笑意一分羞怯！

「你怎麼不去呀！今晚有山坡羊的桑園寄子。這戲是許多票友所不敢唱的呢！他唱的真好，得過名師的傳授！」

一句話提醒了李先生，他回憶着有人告訴他艾師母會唱京戲。他於是和悅的說：

「艾師母對於京戲是很有研究的！」

「沒有什麼！」

艾師母說着帶了十二分的羞怯！

「我一會兒就去的，山坡羊是真唱的好，今天的游藝會中，他還有更多的節目，說起來，他可算我們校中的能手！」

「真是能手！」

艾師母肯定了李先生的話，可是艾先生已經怒形於色掖之使行了！

×

×

×

×

×

李先生看着他們進了會場。心中便舒暢了許多，他以為雖沒有和艾先生做一番爭辯，至少表示了和他意見不同！

他又在廣場踱了兩周。覺得這樣下去，究不是一個好辦法。山坡羊明天早上是要被開除的，統計他的在校生命，還沒有十二個小時。

他想來想去，要挽救這件事，非用羣力不可，教職員一方面，除去方先生之外，別人是無能爲力。能以挽回這件事的，恐怕只有學生全體。但是這個游藝會，至少要開到夜間兩點鐘，會散了大家就要睡覺。到第二天早晨起來的時候，開除的告白已經上了告白板了。

「這真是難有一個轉圜的機會！」

李先生這樣想着，他好像是一個熱鍋上的螞蟻，東南西北走頭無路。

忽然他的靈機一動，他想：「我何不去向學生會的會長說說，也許他有辦法的。」

想着他便邁開大步奔往後臺，看見會長正在和校后萬小英談話。

萬小英一眼看見李先生，便打了一個招呼，接着會長也向李先生打了一個招呼。是萬小英先看見李先生的，因爲她有一件特殊的技能，便是頭不用移轉，眼睛便會看見左右的人。

他們一直的說話。李先生靜靜的聽着，似乎會長是要新加一個節目，就是要求萬小英和山坡羊合串一個歌劇叫藝術與美人。

這個戲劇的意思是說一個藝術家想入深山專致力於他的藝術。但是他的藝術成功，却沒有人知道，他漸漸感覺到煩悶，懨懨成疾。某日，忽聞美人的歌聲，激起他已死去的靈魂。遂相愛悅，

經過美人種種的暗示，方覺得藝術爲迎合大眾是卑下的，潛迹山林而致力藝術也是空虛的，惟有和美人在一塊兒過互助相愛的生活，不染浮華，不作玄想，不求超脫，不陷輪迴，方是真正的藝術，也就是真正的生活。

萬小英最後的話，便是爲了游藝會的完美，她願和山坡羊合串，她平日是非常佩服山坡羊的，惟恐和山坡羊配不上，惹了山坡羊受累。後來會長告訴她是山坡羊授意的，她嫣然一笑，那種說不出的喜樂，充溢了她的眉宇之間。

她一轉身便走到化裝處去了。這裏給了會長一個機會和李先生談話。

李先生不待會長發言便急急地迸出一句：

「今天教職員會議，開除了山坡羊的事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

會長的臉色，便陡然地變了。他說：

「山坡羊被開除了麼？條子出沒有出？」

他的語音非常急促而低微。

「還沒有，大約是明早的事！」



會長的臉，便漸漸地和緩下來了。

「那末，李先生，你千萬不可和山坡羊說，這件事影響今晚上的會，委實至深且大。」

李先生點點頭，接着說：

「我們總得要幫他的忙！」

「那個自然！不過我們現在無暇及此，會散了之後，我決計到李先生房裏商議一切。」

李先生將頭點了一點，隨即退出後臺，繞到前面場中坐下，他的心也定了許多。

×

×

×

×

×

李先生入座不久，那臺上的幕便開展了。會長站在臺口。當衆報告說：

「現在有一個好消息報告給諸位！」

全場登時靜肅起來，許多眼睛睜望着他。他又說：

「那便是我們又添上了一個新節目，就是一幕歌劇叫：藝術與美人！」

接着便是一陣鼓掌聲。

「藝術與美人的主角，一個便是我們的女同學萬小英女士」

又是一陣鼓掌。

「還有一個呢！」

大家肅然的聽着。

「便是我們最欽佩最喜歡的藝術大家山坡羊。」

一陣極強烈的鼓掌聲，乍然破了剛纔的肅靜，大家的臉上滿露着笑容。

會長却加上了一段說：

「山坡羊君，我們大家都應該表示對他的感謝，可以說沒有他，就沒有游藝會，他犧牲了多  
少的寶貴的光陰和力量，造成我們今日這樣盛大的游藝會（鼓掌）」

「山坡羊是我們當中一個快樂的靈魂，我們有快樂，方顯出生意，有靈魂，方顯出我們的力  
量。沒有山坡羊君，我們好像是一羣失去靈魂的人，勃勃的生意就完全的消滅，我們不能離開他，  
永遠的不能離開他！」

他這話說完，首先帶領着鼓掌的便是李先生，艾師母也接着鼓掌，同學們也接着鼓掌，惟有  
校長滿面不悅的坐在那裏，艾先生的頭，一逕垂着沒有抬起。

這一幕戲開場之受歡迎，自不必說，自始至終全場的人，都和他在精神上融合着，只有李先生心裏仍是亂的。他一方面佩服，一方面羨慕，一方面可惜，一方面要籌思計畫。他還不時的看着校長，又不時的看看艾師母，那紅的臉上滿蓄着笑意，她的頭似乎要倒在艾先生的肩上，她好像忘記了自己這時是在會場裏。

這一幕戲告終的時候，許多人都面面相覷着，好像失去了珍寶一樣，不過在幕閉了之後，無線電音樂大聲播送的時候，各人便又開始了嘈雜的談話。

李先生坐在那裏，他獨自沉思着，想山坡羊的魔力是着實偉大的。假使舞臺要是講臺的話，那末山坡羊乃是一個最優的講師，感化幾百的人，在一個短短的時間裏。

他想着用了一種淺薄的鄙視目光，暗暗地送到艾先生身邊去，他心裏詛咒着。他演戲你被感化了，你教書竟不能感化他。不感化也罷，還要開除，你真是一個駕不動車的疲驢。

當他的眼光還未收回的時候，艾師母就送了他一片巧笑，輕輕地說：

「李先生！今天這戲演的真不壞，尤其是藝術家覺悟出他的生活之真意時，那一段表情。」

李先生笑着點點頭，他心中原有的一切忿怒和鄙視，便整個兒消滅下去了。他想假使山坡羊親耳聽見這一句，心中必大覺快樂的。他回頭望望，也沒有望見山坡羊。

「戲演過了，他怎麼還不入會場？」李先生這樣的想着。

「恐怕還在後臺罷！」

他立刻站起身來要去找他，告訴他艾師母對他有這樣的一句讚美。

當他出了會場的門，便遙見一對男女在道上閒步着。在黯淡的燈光下，看那女的步態，便是萬小英。李先生暗道：

「那男的定然是山坡羊無疑了。他們爲甚不入會場看游藝會，反而在這冷冷的大場中間步呢？」

他呆立在那裏想了半天，想出這定然是萬小英被劇情感化了，傾心於山坡羊，向他求愛。於是便仔細聽他們的話語，無奈離的又遠，風又不順，李先生盡了聽覺之力，只聽得一兩聲輕笑。不過從後影看去，他們愈見得親暱罷了。

這種情景，使李先生不能追上前去，告訴他一兩句艾師母的贊語。他在會場的門前踱了兩

次，仍舊推開了門，走進會場。

x

x

x

x

x

游藝一幕幕的表演着，實在沒有什麼記載的。李先生的思想却愈見繁雜。他一時惦記着不知怎樣替山坡羊幫忙。一時又疑心會長究竟是不是一個能救山坡羊的人，一時又怕羣衆力量一用，也許鬧的不可收拾，一時又想着萬小英恐怕是在和山坡羊戀愛，一時還想偷看艾師母那副美麗容顏有什麼可愛的表情。

羣衆的態度，也因場上游藝之不佳而改變了，有的吃東西，有的談話，有的相戲謔，五光十色，不一而足。一直等到山坡羊的桑園寄子上場的時節，鑼鼓聲一響，全場的態度，方爲之一變。校長却在這個時候退了席。萬小英却在這一個時候進了場。

桑園寄子的戲裏，山坡羊扮的是鄧伯道，走上來唸了一個引子：

「家道隆興，訓子嗣，早成功名。」

接着就是四句白：

「人生世上幾度秋，好似楊花水上浮，

有朝一日狂風起 大限來時一筆勾。」

「勾」字唸的特別有味，臺下接着一陣采，一片激烈的掌聲。

可憐李先生根本就不知道這是一齣什麼戲，他只將眼和耳放在艾師母和萬小英的身上。他聽見艾師母向艾先生說：

「你聽，他這句引子是何戲考書上所不載的，然而却比他們都好。他的引子唸出來有工尺，那裏是平常票友所能比的，他定然從過名師的指教。

艾先生不發一語，兩眼却注意着校長坐的那個空椅子，接着就向艾師母耳語，艾師母的臉上，却露出焦急的神氣。

這是真使李先生疑惑的，他放棄了萬小英，專門注意艾師母和艾先生。

他注視他倆輕語了幾次，艾師母忽然很不高興的站起來，將狐皮向肩上一披，皮鞋咯咯出了會場的門，艾先生跟在後面，有意無意向李先生打了一個招呼，露出滿臉的笑意。

李先生真是有莫名的悵惘，也猜不透他們到底是什麼意思。他慢慢地將眼光去視萬小英，萬小英的坐位，已經空空的沒有人。

這愈加使李先生悵惘，臺下的人已經不值得注意了，臺上的戲，注意了也不懂！他在那裏真是如坐針氈，一刻也沒有寧息。

×

×

×

×

×

在李先生走入悵惘時期的當兒，艾先生的夫婦糾紛同時的發作了。

艾師母之走，是艾先生催走的，她是一位好聽戲的人，怎麼能捨得不聽這稀有的桑園寄子！不過艾先生不是一個喜歡戲劇的人，尤其是從山坡羊口中唱出來，他更不要聽！

艾師母進了屋子，她的怒意仍沒有收，她將狐皮圍巾向牀上一丟，便開了留聲機，揀出老譚的那一張桑園寄子來唱。

依照先生的意思，進了門，艾師母便須和顏悅色的替他脫大衣，小爐子上應該燒一點水，問他可要吃點東西，然後陪着他早些睡覺。

這些事都沒有做，先生心裏已經很不舒服，再加師母還要聽桑園寄子，拿了老譚的一張開來開去的，他覺得十分可厭。

他忍不住的去停那個留聲機，被師母強烈的護着，但是丈夫一定要擴張他的夫權，終於打

碎了那張桑園寄子。

艾師母立刻便伏在椅子上哭起來了。她捨不得這一張機片，因為兩張好的桑園寄子，一個是老譚的，一個是小余的，全買不着，市上只剩了譚富英和王又宸的，譚富英的既不好，王又宸唱的又像老旦！

不過這一着，艾先生却是得意的，他冷笑着說！

「你也不必哭，不單是留聲機片毀壞了，就是你所最欽佩的大藝員山坡羊，明早就要被開除的，你哭，那便是哭不勝哭！」

這幾句話好像青天中一個霹靂，艾師母陡然止了淚。她很急的說：

「怎麼！他要被學校開除嗎？他犯了什麼過？」

「讀書不及格！」

「那個提議的？」

「提議開除他的，就是我！」

「你……」



艾師母一句話未說完，便大哭起來了。先生更不說其他的話，逕自脫衣睡了覺。

艾師母哭了一刻，也就不哭了，那時的鐘聲，恰巧報了兩點。

艾師母起身對鏡理了理頭髮，回首看看牀上的先生，先生已經睡熟了。她點了一枝煙坐在椅上，獨自對着燈，拚命的吸。聯想着山坡羊的開除真是冤枉，總得要救他一下才好。

不過救的方法，她始終想不出來。她想寫個條子給山坡羊，但是不好措詞，又想寫個條子給萬小英更不好措詞。想來想去，寫條子仍舊是不好，不如自己假作去看戲，乘機告訴會長。

她站起來在臉上敷了一點粉，輕輕地出了門。

在她剛出門沒有幾步，遠遠地有人聲來了，她匿在樹後仔細的窺看，來的正是會長和李先生。

她聽見他們說學校是屠牛場，艾先生是劊子手，還有許多，全是責備和謾罵艾先生的話。

艾師母本是想露面和他們討論救濟方法的，但是聽見這樣一罵，倒不好意思露面，他們罵的是她丈夫。自己跑出去和他們講一樣的話，而且是爲着第三個人，實在是一件醜事。她看着他們走進李先生房子，她從樹後走出來，呆望着青天。

忽然一個尖聲音從她左邊叫出來，倒將她嚇了一跳，她定睛一看，原來是萬小英。她很和悅的向萬小英說：

「密斯萬，你不要怕，是我。」

小英的臉陡然的紅起來了。紅了一會，立刻便顯出十分嚴厲，望着艾師母。

艾師母藏了一肚子的話，始終不敢說，雖然她明知萬小英爲的山坡羊來找會長和李先生的。她不敢問萬小英爲什麼到此地來，更不好在萬小英面前說自己丈夫的不是。她們只是四目相對着無語。

在這一時刻的功夫，萬小英的臉色，便由嚴厲化爲愁慘了。她猛然將懷中手帕取出來，蒙面而泣。隨即背轉身去，一步步的走開了。艾師母的心裏，有說不出的難過，她伏在樹上痛哭起來。

x

x

x

x

x

這一夜的種種，勾起了許多人發生出不同的心思，在艾師母，在李先生，在會長，在萬小英諸人的心中，意念變換着不得寧息。甚至於校長，也忘不了會長口中的那句：

「我們不能離開山坡羊。」

羊。

只有山坡羊和艾先生最安穩，一個是因為游藝開的非常順利，一個因為終究開除了山坡。第二天早晨，山坡羊起身的時節，就有人告訴他開除的消息。他聽了不過微露了一些笑容，便叫校役替他捲起鋪蓋，他給了校役十塊錢，並一切零用物品，校役覺得他之開除，實在是一件不對的事。

許多同學都來安慰他，還有許多同學望着他，白睜了兩隻大眼。山坡羊始終未說一句話，直待外面開早會的鐘聲大響的時候，他們方纔一個個散去。

早會是個危險的東西，他們恃着羣衆力量準備着去掉山坡羊的危機。

校長未進來的時候，裏面的秩序非常紊亂的。大家三三五五的聚談着，談的不過是山坡羊被開除的事。

校長走上了臺，人聲仍然沒有靜下去。校長雖發了肅靜的命令，無奈毫無效果。

如今校長已經處於進退維谷的地位了，他既不能平息當時的鼓噪，又不能推手不問。他勉強的說：

「諸位如此，究竟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們要留山坡羊，請學校收回成命！」

校長四面一看，一位教職員都沒有了，就是那點名的訓育員，也不在場中。他知道今日這個風潮是他獨擋的。他只好勉作鎮靜的說：

「開除的事，是教職員會議的議案。不過對於議案，我是有否決權的。諸位既是如此，我當詳細查明，再行定奪。不過諸位意見，我也得明瞭，你們可舉代表與我共同商酌辦理。」

他說完話便走下臺，一直回了自己的住所，這裏的人，也像潮湧的一樣，跟在後面，直奔校長住宅。

校長的住宅是西式的，門前有個露臺。大眾走到此地，便停住了，口中仍是唧唧呱呱的吵，並舉了會長和校長談話。校長也叫人去喊山坡羊，山坡羊的行李，也送入了門房。

這個三頭會議，議了半點鐘，羣衆仍站在那裏沒有散去。又等了一刻，校長開門出來了，會長和山坡羊都跟在後面。

他們都十分的注意着山坡羊，山坡羊堆着滿臉的笑，態度很自然的，大家都以為有轉圜之

餘地。

「諸位！」

校長很平和的說出來。

「我決意取消開除的條告，讓他自行退學！」

「爲什麼要他退學？」

羣衆異口同聲的喊出來。

校長還未答話，山坡羊笑嘻嘻的說：

「諸位同學，你們這樣的替我幫忙，我是十分感謝的。爲什麼要我退學，理由是很簡單的，就是因爲這個學校不是一個唱戲的學校！」

「山坡羊君，你不要受校長的哄騙，取消開除，讓你自行退學！」

這聲音十分的尖銳，從人叢中發出來，大家一看，便是萬小英。

萬小英說着話，便走上前去，執了山坡羊的手，山坡羊仍是笑嘻嘻地站在那裏！

「不能退學的，山坡羊，我們需要你！」

「需要我做什麼？唱戲麼？」

他說完話便低下頭來和萬小英竊竊的私語，臉上的笑容仍沒有收。

大家沒有話說，只面面相覷着，像受了大驚嚇，又像着了迷！

山坡羊慢慢的走下了露臺，仍執着萬小英的手。他們分開衆人一步步向前走，衆人不期然而自然的讓出了一條路。

山坡羊一逕慢慢地向前走着，羣衆像失了魂魄似的跟隨着。校長和會長在後面做了押隊的人。

一會兒功夫，便到了校門口，這是禁地，同學平時不能出校門的。山坡羊丟了萬小英的手，自己行李都上了車，車便如飛而去了。

這裏，一大羣人誠然是失了魂魄。尤其是萬小英站在那裏，呆板的莫可名狀，不過呆了半天，便哇的一聲哭出來了。

二十二年三月廿四日

## 妙知

妙知從廟中出來的時候，心裏就有一陣難過。他不住地盤算着，多少年沒有離開的廟，今天要暫且和它離開了。他站在廟門回頭瞻顧的時節，見那韋馱菩薩臉上的金皮已剝落下來一小塊，只剩了一點地方和臉部相連着。雖然那眉宇之間仍舊滿透出妙相莊嚴，手中的鋼鞭却已不知去向。神靴上滿布着灰塵和燭油，全身的盔甲也辨不出是黃是黑了。

他微微地嘆了一口氣，心下轉念着自己要是不出去募化重修，廟梁都要坍下的。前天大風雨衝坍了圍牆，廟裏就損失了許多東西。如今這霉雨之後，再加暑日的蒸熏，廟的木架便格外來的鬆軟，若不重修，不說菩薩，連自己安身之處也沒有了。

「募化罷！不募化也是不行的！」

他一面這樣發憤的說着，一面便邁開大步離了廟門。

妙知頭上戴的是一個舊斗笠，這斗笠還是他師父傳下來的，師父曾經戴這斗笠募化過，那時他還很小呢，他只記得那時受戒，頭上貼了幾片桂圓皮，皮上黏着香，香燒過頭皮的時候，自己

盡力的唸着「阿彌陀佛」也不知道是疼，還是不疼。

師父臨終的時候，曾囑咐過他說：廟已頹廢須要募化重修了。募化最好在六月裏，炎暑的天，人們是肯捐助的。募化的地點，是遠在九十里路外的大鎮上。

這個大鎮是妙知的師父常去的，就不是募化一年也得要去幾回。據他的經驗，募化是在夏天爲最好。夏天有兩重優點：第一、是人們的疾病多，人有疾病，必發善心，同時與病者有關係的人，也發善心。第二、是夏天人們出來納涼的時候多，他們常聚在有風的地方，一談可以談到半夜。假使白日裏有和尚苦苦募化的話，夜晚他們必拿他當作談話資料，談的結果，也發善心。

妙知的廟本來是個破廟，妙知在十幾歲就進了這個廟，他是一個孤苦無依的孤兒，被師父收養在廟裏的，教他唸會了幾卷經，這可憐的師父便歸了西。

妙知的師父是一個清苦的和尙，既沒有結識大施主，自己又沒有能力整理這個廟，他募化所得，差不多僅僅够廟中三個人餬口，三個人中還有一個是又癩又瞎的香燈師。

妙知的師父還有一筆存款，是在鄉紳王大有手裏的。他圓寂之後，王大有便拿出來替他買了一個缸，將他裝在裏面。其餘的錢，便給了妙知。這「坐吃山空」的局面，不能不使妙知不出去



募化。他不僅是要修這所廟，同時還要供給自己和那一個可憐的香燈師的飯食。所以妙知今天出來，總共有六大條件：

1. 自己和香燈師的飯食。
2. 廟宇的重修。
3. 須在六月炎天中。
4. 須往大鎮募化。
5. 募化的規則，須穿上僧衣，胸挂木魚，背有韋馱神像，神像三支香不可滅，木魚之響聲不可斷。
6. 爲表示苦修的誠虔，行街亦須頂禮膜拜。

第一、第二兩條是目的，沒有什麼可說的，其餘四條是手段。四條之中，尤以三、五、六三條最難，同時又非做不可，因爲效果如何，全在這三條做的如何，妙知便熬着艱苦依着上面的條件走往大鎮去。

大鎮上只有一條街，街之外，便是零落的居屋，分配在大田野之中。街是很窄的，兩邊的店面，

挂了許多過街的招牌。

妙知從他廟中出來的時節，天色只微微的有些明亮，這九十里的旱道是不容易走的。妙知終究是個年輕力壯的人，走到晚上，便到了離鎮不遠的小客寓。

鎮旁的客寓是有特點的。第一個特點便是桌上的霉，從五月裏留到現在也沒有擦去。第二個特點是屋裏小洋燈燈罩從未擦過，也不知道是灰是黑。第三個特點便是那做牀的三塊鋪板滿佈了臭蟲。

妙知從廟中出來是鼓着十分勇氣的，血氣方剛的少年，一鼓作氣的走上幾十里是不算一回事的，何況妙知一路上還看見了無邊的景色，他心裏更是跳躍着向前進。不過到了客寓，他已經十分疲倦。他胡亂的吃了一點東西，便去就寢。

他將那尊韋馱像供在桌上，木魚也擺在桌上，外衣脫去鋪在鋪板上，緣簿作了枕頭。他睡的時候，就想起自己的內衣來，自己的內衣在廟裏的時候，晚上是要脫下來洗的，到了第二天早上乾了就穿。他身上的內衣是師父的，師父的內衣，就是王大有的。

他睡了一刻，臭蟲便作虐了。廟裏的居室雖然不好，但是破廟裏的好房間仍舊是好的，至少，

總沒有臭蟲。

他心中惦記着臭蟲，便不能入睡，雖然有極疲倦的身心也不能入睡。(一)因爲心神貫注在臭蟲，(二)自己的身子是睡在鋪板上休息着，疲倦便漸漸地一點一點免去，(三)一個不常出門的人乍然換了一個新環境，叫他怎樣安眠！

因爲不能安眠，他便不能不注意着光，夜間的光，本是引人注意的一件東西。妙知也按着這條理呆呆的向燈望着。那盞燈也兀自在那裏透露出微黃的光線。他不禁想起彌陀經上的話：

「極樂國土，有七寶池，……池中蓮華，大如車輪，青色青光，黃色黃光，赤色赤光，白色白光，微妙香潔。」

他一直的似醒非醒的唸下去，外面進來一陣風，便將那盞小燈吹滅了。

燈滅了之後，那昏昏地月光便偷偷地從窗隙中透進來。妙知却不能領略那月光的美，他心下忐忑着，總疑心窗外來了一個魔。

他趕緊坐起來，閉目合掌虔誦大悲咒，他知道這是退魔的咒語，大悲咒一句就是一位菩薩，難中虔誦着，必有神光護佑的。

他一連默誦了三遍之後，心中定了許多，耳中的蚊子叫聲便噙然起來了，蚊子是最能認辨人的肉香的，它們只管飛繞着妙知，預備吮他一口血。

在這個時候，不單是蚊子肆虐，同時臭蟲也在那裏活動着，不單是臭蟲，而且還有桌上一陣陣霉氣衝入鼻管。他想這個坐是打不成的，他慢慢地睜開了兩眼，看見那昏沉的月光，正照在自己身上。他看着自己穿的是王大有的衣服，一件對襟的小褂子，正中一排五個羅甸鈕，還有三個荷包。

他暗想着穿了這種衣服，那裏有一毫僧家的狀態，打坐也是無益的。身上的釦子便是蚌殼的骨，人不要釦子，蚌不會死，因為人要釦子，蚌纔死的，死了之後，每個殼上，起碼要取五粒釦子。他想着便立起身來，走到桌旁坐下，很想將燈點起來。但是自己既沒有洋火，茶房也喊不醒。

這是一種煩悶不安的狀態，在這種煩悶狀態中妙知只好竭力的隱忍着，忽坐忽臥的度過了這一宵。

第二天早晨，便是妙知募化的起點。他一早起來洗過臉，便提上了木魚和韋馱像，像前三支香點起來，緣簿仍丟在寓裏，走上大鎮去。

募化的規則，是先沿街敲三天木魚，一身頂禮拜跪，口宣佛號，不避風雨炎熱暑溼腥臭煙霧的。如此，方能引人的注意。這種規則，實在含有心理學上的作用。第一次木魚佛號之聲引起人之注意。第二以不畏艱苦困難的虔誠態度，激起人的善心。

妙知的臉，本來很白皙，五官也平整得很，他第一次出來募化，精神也格外的振作些，他一到鎮上便引起人的注意。當他走過了半條街，人們已經竊竊的談論着他的虔誠，這街上兩邊的店鋪中，沒有一個店員不赤裸着背心的，如今街中陡然加增了一個戴着大帽穿着大衣的和尙，怎麼會不引起人的注意？

到了中午的時候，那太陽的光線射下來，好像一把針，遍刺在人身上一般。妙知一面敲着木魚，宣着佛號，一方面一步一跪的向前進行着，那身上的汗一陣溼了他的衣衫，一陣又被烈日曝乾。這種現象，拿物理學來說，不過就是要將身上水分化作氣體散於太空罷了，但人身上水分是不可少的，尤其是在暑天，水氣蒸發了之後，妙知口內便十分的作渴。

因為作渴，他眼睛就不得不注意着飲品，他雖然是跪拜着，眼睛不住的在街上望。這街上的冷飲共有三種。第一種是缸內的茶，這是慈善人家施捨給窮人的。妙知眼看那一缸熱噴噴的茶，

實在不願去喝。第二種是攤頭陳設剖開的西瓜，久被烈日薰着，決計不會清涼的，第三種，便是三個銅板一杯的冰凍，這是妙知所最羨慕的。他想要是拿出三十個銅板，買他十杯，儘量的一喝，那是多末涼爽呵！

他心裏雖是這樣想着，一邊仍敲着木魚進行跪拜。他已經走過了那個冰凍攤頭，怎麼好意思又回去喝他十杯冰水。

其實，他果然回去喝冰水，也沒有誰來管他的。然而要表示他的耐苦，他的虔誠，他只有敲着木魚向前跪拜。

時光過了午，他的第二回行街又開始了。中午他只用了兩塊麵餅，喝了一壺茶。去上了街，滿身的汗，又被烈日蒸吸的無餘了。不過他的木魚和佛號，却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。

在所有注意妙知的人中，引起妙知注意的，乃是一位老太太。他木魚敲到一家黑漆的小八字門前，就看見這位老太太合掌低頭在門前唸佛。老太太滿頭白髮，滿臉慈祥，滿身紗羅，滿口佛號。這是妙知在全鎮第一次所得的最深印象，直待他歸到客寓中，尚不能忘却。

不過今天回到客寓，就比昨天舒服多了。他將衣服脫去，真是如釋重負，再洗了一次澡，身上

更是十分的爽快，再加客寓主人借了一套衣服給他換洗，又在門前擺了一個竹凳，坐在上面，晚風吹着，格外的涼爽。

妙知因爲身上沒有汗，心裏面却熱起來了。人身好像一池水，白天受了熱，晚間是要排出來。假使你被風吹緊了毛孔，那熱便發不出來，心裏面便熱得難過了。妙知就在這心熱的時候，心裏想到三個銅板一杯的冰凍。

他向自己身上端詳一次，自己穿的是客寓主人衣服，再向客寓主人看看，客寓主人也是一個和尚頭。

他心下不禁轉念道：

「和尚與俗家之分，不過是在一件衣裳罷了。」

「假使我現在上街買冰去，又有誰知道我是白日化緣的和尚！」

想着他便回房取了錢走上街去。

夏天的晚，本和其餘的不同。說是晚，天際總還有些亮光。人們呢，也都不願坐在家裏，都搬些竹牀板凳，泡上一壺茶，出來躺着坐着亂談。

妙知雖然換了衣服，他却未想到這個鎮上人口不多，大家都是「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。」差不多全是熟人，即使叫不出名字來，至少，面孔總可認識。所以妙知一到街中，便又引起大家注意。並且有幾個觀察力深強的，便談起他是日間化緣的和尙。

妙知在街上，最怕的就是有人識破，識破之後，便一傳十，十傳百，這樣一來，他便成爲衆矢之的，妙知聽見他們口中談起，心上便像掛了一塊石頭，他脚步立刻轉爲遲鈍，那想吃冰凍的心，登時也一落千丈。他已經吃了一天苦，怎能將這一天之苦隨意的付諸東流。

「不能吃冰凍，被人看見豈不要說我不虔誠。到第三天勸他們捐募的時候，假使他們說不能捐錢給你買冰凍，我有什麼話說呢？」

他一面走一面想着，便不由得轉回客寓。

他這次回轉客寓是硬抑壓着自己的欲望回轉的，他心中滿藏着不樂，便倒在客寓主人的空竹牀上睡了覺，但是被抑壓的意念却不因睡覺而消滅，儘管從他的夢裏發出來，結果妙知在竹牀中做了一串飲冰的夢。

他醒來的時候，鎮上已打了三更，妙知只覺得身上十分的涼，心頭十分的熱，身上也發不出



一點汗，那遠來的更聲却越來越近。

妙知心中又想到了冰，他想，不知冰凍攤頭收了沒有。他起身閒步到街頭，人聲已經靜寂，他想現在真是自己吃冰的時節了。假使冰攤未收的話，自己必可去痛飲一次。

他的欲望增加了他的力量，他邁開大步走上了街。街中盡是橫的豎的睡覺的人。他們的鼾聲交鳴着，妙知心中十分快樂的向前進。

快到冰攤的時候遠遠便聽見細微的笑語聲。借着冰攤的玻璃燈光看見冰攤主人正和一位少婦在一張竹牀上調笑。這可算是妙知意外的發現，他久渴的心到如今感覺十分的滿足。

攤主人看見他便站起來走到攤邊站着，妙知從懷間掏出三個銅板，他一眼看到了那個少婦，見她穿了一件緊身白夏布短褂，下面黑小紡褲，褲下是一雙白線襪配着一雙黑布鞋。她頭上有一個淨光的髻，髻旁簪了一排茉莉花，她手中執了一柄小芭蕉扇，扇邊湊到了脣邊，脣邊滿藏着笑意，那靈活的眼光，籠罩了妙知的全身。

妙知像沒有喉嚨似的將一杯冰灌下去，好像飲了甘露，他的銅板又拿出來送到了攤主人的手裏。三杯飲了之後，攤主人便笑起來。

妙知雖然在飲冰，眼睛却不在冰上。攤主人笑嘻嘻的指着那少婦向妙知說：

「我說三塊錢，她還要討五塊錢呢。大家都是做生意的，做生意總要到處幫忙。」

妙知一眼溜到那少婦身上，自己的臉馬上就紅起來了。他看着那少婦的眼一飄，手中的扇子已倒轉過來，一柄扇便打到攤主的身上去，她滿藏笑容的嘴跟着便露出來，嘴裏面還鑲兩隻金牙！

妙知的心勃勃地跳起來，臉上一陣陣的發熱，他不知怎樣回答，也不敢再停留，他放下了杯子，趕緊回身走去，遠遠還聽見那少婦的一句話：

「你看看人家的臉，再拿鏡子看看你自己的臉罷！」

她這幾句清脆的話音，久久繞在妙知的耳際。一直等到他睡在竹牀上的時候。那少婦的衣衫、髮髻、茉莉花、小芭蕉扇、金牙齒和那輕脆的話音，始終在腦中盤桓着不去。無疑的，他這一夜自然又不得好好的安眠了。

兩日來的極端疲倦，暑熱和夜風，終於使妙知次日起身的時節，感着頭腦脹脹的。他今天起來穿大衣掛韋馱像和木魚的時節，身上也不出汗，只不過心煩意亂百竅不通罷了。

但他今天不能不募化去，他不能放棄昨天一天的犧牲。而今天出去又和昨天不同，他不僅沒有精神，連走路都像沒有力氣，身上沒有汗，心裏一陣陣難過起來。他想借着敲木魚和跪拜發出一點汗，但是不能如願，他勉強撐持到小八字門口，還沒有看見老太太，就覺肚子疼痛難忍，眼前一黑，便倒伏在路旁了。

妙知醒來的時節，自己也不知道是幾點鐘，只覺得喉中有極猛烈的樟腦香，身上有一身的冷汗罷了。他睜眼看看自己睡在一個軟布的榻上，榻的對面是一排茶几和椅子，椅上坐着一個人，正是昨天遇見的那位慈祥的老太太。

老太太的手中捏了佛珠，堆下滿臉的笑。她並不發言，只將兩手合起來，向妙知彎了腰，便伏在那蒲團之上。妙知心裏真是不知是什麼意思，他順着蒲團朝上看，乃是一個大供桌，桌上香爐裏香煙繚繞着，爐的兩邊有兩個玻璃燈，燈裏面有蠟燭照耀着，供桌上面有什麼，妙知一點也不會看見。他彷彿看見桌的兩邊有兩個椅子，是預備念經的，照他的理想，桌上應該還有木魚和經卷。桌的上面是一個條几。几上有佛龕，壁上挂了一幅大的佛像圖。

妙知現在心中飄搖着，他兩眼直勾勾的看着那位老太太從蒲團起來走出了門。一面使聽

見老太太招呼院子裏用人的話，她的話音十分的低微。但是老太太走了之後，用人的談話，竄入妙知的耳中，却十分的清晰：

「不過是一個窮和尚罷了，却值得這般奉承他！」

「輕一點，給老太太聽見却不是玩的。老太太供了幾年佛，前天晚上做了一個夢，說那佛龕上顯了金光，恰巧昨天聽見街上的木魚聲，她趕緊跑出去一看，正是這個和尚在敲。」

那一個聽見便笑出來了說：

「也是一件湊巧的事，一年都沒有和尚上街募化了，恰巧昨天來了這一個。」

「不要講罷！老太太昨天一看就說這個和尚不凡，身上穿的破，面貌却不錯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那聲音便十分的低了。

「讓我在窗眼裏看看。」

說着就聽見腳步聲，妙知的心中却十分的爲難，他像一個新婦，心中勃勃的跳，兩眼緊閉着不聲不響。

「因為他面孔生的齊整，老太太便疑心是菩薩來點化她。她昨天就唸着，假使這和尚是有來歷的，今天就再來，果然今天木魚就又敲來了。老太太出去的時候，他就倒在地上。」

「這樣說起來，他倒真是有來歷的。」

「什麼來歷，不過是受着暑發痧罷了。你看他衣服穿的多厚，白天敲着木魚，嘴裏喊着，沿街跪拜，該受多少暑氣，晚上一貪涼，準得發痧。」

那人聽了微微發出一聲嘆息，接着說：

「就是這樣，已經是一個不凡的和尚了！這樣的暑天，我們登在家中，一件衣服還穿不住，他還穿了這些衣服，穿衣服不算，還背木魚，還喊佛號，還要沿街跪拜！」

「還有一件事！老太太還不會知道呢！老太太叫我將他擡進佛堂裏，自己便跑到後面淨身來燒香。你想，這是急痧，若不趕緊救治，是要誤事的，我不等老太太吩咐，便灌了他一瓶濟衆水，他正覺醒過來的時候，老太太剛進來，我便躲出來了。要是不問事，儘等着老太太淨身燒香，一條命也要誤掉了的。」

妙知聽着，身上的汗不禁流出來了。他感激老太太，也感激這說話的人。他又聽見脚步聲走

到窗口，他趕緊的閉着兩眼不聲不響的睡着。

那說話的人，已經進來了。妙知覺得他好像站立在自己面前，耳中聽他輕輕的說：

「大師父，現在你覺得好些麼！」

妙知的心裏雖然滿貯了感謝的意思，但是聽見他們講他不凡，自己反而不好說什麼，照妙知的意思是要聲明自己並不是一個不凡的和尚，因為沒有錢方出來募化的，暑天穿着大衣、敲木魚、跪拜是募化的規則。但是這些話不好說，說出來便十分的難為情。

不過話總是要回的，當妙知籌思答案的時節，老太太已走到門口，那問話的人，趕緊便走出去。老太太的前面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女兒，妙知在微開的眼中看見的。那小女孩先進房端了一張小凳子，在妙知的榻前，隨即出去拿了一個小香爐，爐中燃着極好的香，登時香氣貯滿了一屋子。

妙知本來以為是老太太送飯來吃的，想不到拿來的是個小香爐。他趕緊的坐了起來，當老太太進了房門，他穿上了鞋站在小凳之旁。

老太太進房之後，小女孩移過蒲團，她便跪拜下去。妙知在旁合掌閉着眼。

「請問大師父寶刹何處！」

老太太見禮之後，說了第一句話。

「小廟在九十里外黃牛墩。」

妙知說着，只覺心裏餓得很，頭昏目眩，他用手撐扶着牆。老太太看他這種情形，便請他入坐，她自己就退了去。

老太太去了之後，妙知的幸運便開始了。用人送進來粥飯，吃飽了便領他去洗澡。

用人領他出了佛堂，穿過了一個小院子，進了一個花瓶式的門，便入了小房，小房裏面便是洗澡的地方，外面還設了一個便桶。用人向他說：

「這全照老太太意思佈置的，請你晚上就在佛堂榻上休息，明早老太太還要和你說話。」用人說過話就去了。妙知覺得這是有生以來未受過的好待遇。他洗好了澡之後，重新轉到院中，看那滿地的青石板，真是靜無纖塵，簷下掛了一隻鳥籠，階上擺了幾盆白蘭。當他轉入佛堂的時候，用人提了一壺茶，並一個杯子，左手裏還提了一盞燈。

天色漸漸的暗下來，正是暑夜納涼的時候，這個佛堂裏有小風吹着，萬籟俱寂。妙知因為疲

和病的關係，再加之洗了一個澡，遍身都覺得懶，倒在榻上便入了睡鄉。

他迷迷糊糊的似乎老太太走了進來，放下一副慈祥的臉向他說：

「昨夜你能見色不迷，還有一點善根，但是你仍不能忍熱受寒，所以有今天的罰。這牆外牆裏本是兩個天地的。」

她說着話，那供桌和神龕都向後推移露出一個門來，門裏面看見一排排欄杆，一排排網絡，一排排的樹林，都是非常齊整的。

尤其好的，那欄杆、網絡、樹林，都由金銀、琉璃、玻璃做成，真是五光十色的，照耀人眼。

那裏還有一個池子，邊上既不是磚石，底下也不似泥土，全是金銀、琉璃、玻璃、碑磬、赤珠、瑪瑙造成的。池裏的水，非常的澄清、涼爽、甘美、柔浮、潤澤、安和，沒有害蟲，還增百益。

四圍的道路巍峨的樓閣，也都是金銀、琉璃、玻璃、碑磬、赤珠、瑪瑙飾成的，美觀莊麗，不是言語所能形容。

池子裏面還有蓮花，有青色、黃色、赤色、白色種種，清香四溢，沁人心脾。

尤其好的，便是天雨香花，樹有百鳥，歡送雅音，微風過處，樹葉羅網，都發出奇妙之音，百千種



樂，同時俱作。

妙知看到此處，遍身的疲倦都沒有了。他對着老太太拜跪下去，感謝她的指示，他精神十分充足的走進那個大門，不圖門後攔出一個人來，他睜眼一看正是那冰攤主人，攤主人手中拿了一杯冰，向着他淋頭澆下。妙知只覺得其冷徹骨，忽然覺醒，睜開眼來，天還沒有亮。

他悄然的坐起，月色已透滿紗窗，燈還是亮着，茶壺已經不熱。他想到了自己的事本是出來募化的，總不能在此地坐着，木魚已經敲了一天半，緣簿還沒有拿出來，難道就這樣的算了麼！但是看這全鎮能以募化多金的，恐怕只有這位老太太，老太太却將自己當作是神靈感化，若和她說明一切，她必要十分的失望。不說明，也許她還要廣行善事，造福十方的。

他嘆了一口氣說：

「出去之後，是不能再敲木魚行街跪拜了。拿出緣簿向人捐錢，養活自己，難道這是佛家的道理嗎？」

「善人是應該布施，老太太之布施是因我的點化，假使我變成一個向她乞錢的人，更有誰激起她一心念佛，十方布施之念呢？」

「即使我向她請求布施，所得的也不過我和香燈師兩人一月的飯食。這又算什麼！」  
「不能向她說明的，就算我點化她罷！」

他微微地一笑，第二層意念又轉入他腦內，他想早晨老太太必定要來談的，自己是一個不懂經典的，一談準露破綻，即使不談經典，我的一切，給她識破也不好的。

他想他只有一條路，就是馬上離開此地，讓老太太留下無限的追憶，可以激起她向善和布施的心。

他輕輕走出去開了院門，直朝客寓奔去。

清晨的街道是很清靜的，只有剛生的兒啼，老人的咳嗽，病者的呻吟，喪家的哭泣，遙相應答着。在這種不愉快的聲調中，街上睡着橫一個豎一個赤裸裸的人們不聲不響，恰如死去的一般。這是孤寂，這是悲哀，這是人生的整個兒。在妙知，本來看作是財神之庫藏的，如今看作是一片悲苦而無生趣的地獄！

妙知的步履十分輕快，一會兒便來到了客寓，他輕輕地開了房門取了緣簿，盡他的所有，丟在桌上，逕自奔回九十里外的破廟了。

他這次回去和來時迥然不同的。來時只覺得熱，去時只覺得涼。來時心頭是積鬱的，去時心頭是開闊的。晨光熹微中他只覺得前途非常的光明燦爛。

他一直奔回廟裏一毫不覺得疲倦，走入廟門已經月上東山。他心中十分的爽快，像是凱旋的軍官，像是取經歸來的唐三藏。他現在不覺得廟是破爛的，也不覺飢餓，也不籌思前途。他悄然獨自盤坐在黑暗的殿中，腦中覺着自己已經和老太太同入了七寶琉璃的世界。

---

妻的藝術終

# 世界文學全集

## 苔絲姑娘 (小說) 呂天石譯 一冊 一元六角

Thomas Hardy : Tess of the D'Urbervilles

本書是英國近代小說家哈代生平第一傑作。以簡潔清秀之文筆，描寫一個鄉下小姑娘的種種困苦的遭遇；但是她一生的不幸，並非由於自造，乃是受了所謂天命的支配和控制，遂使她嘗盡了人間的辛酸苦辣。本書非尋常一般的言情小說可比，乃是一本使你認識人生是什麼的有價值的書籍。書首有很長的序言，詳論哈氏的思想和描寫技術及其作苔絲姑娘之旨趣；書後殿以極詳細之註釋，為愛好文藝者及現代青年作家所不可不讀。

## 真妮姑娘 (小說) 傅東華譯 一冊 一元二角

Theodore Dreiser : Jennie Gerhardt

本書敘述一個美國的貧窮女子，受環境的壓迫，以致兩次失身，喪盡了她底貞操，終於得到悲慘的結局，間接的暴露出拜金主義文化的種種罪惡。作者杜萊塞 (T. Dreiser) 大家都知道他是美國現代第一流寫實主義的作家，此書即為其代表作品之一。譯筆亦忠實流利，絕無艱澀難讀之弊。書前並附有作者評傳，詳述作者之生平思想，於本書之瞭解，尤多裨益。

# 中華書局出版

# 神與人之間

谷崎潤一郎著  
李漱泉譯

一冊 一元

本書作者谷崎潤一郎氏，是一個特異的天才作家，他的作品能抓住青年人心靈深處的某點，故始終受着青年們的敬愛與信仰。他不但是個小說家，他的戲曲及電影劇本，都有獨特的世界。本書所集短篇小說五篇：（一）神與人之間，（二）前科犯，（三）麒麟，（四）人面瘡，（五）御國與五平，都是他的得意傑作。譯筆異常生動，與原作風格脗合無間。並附作者評傳及年譜，對於本書瞭解上很有裨益。

# 山園之憂鬱

佐藤春夫著  
李漱泉譯

一冊 七角

本集所收「山園之憂鬱」爲其出世作，原名「病的薔薇」，幾經易稿，始成此定本。書中寫一寂寞情懷之詩人，偕其年輕之妻，由都會避居山園中底心境。有細密的自然描寫，有嚴冷的自己解剖，有悠涼的前塵影事的回憶，是所謂以散文詩寫小說者。其他：「阿娟和她的兄弟」，以平凡的背景，寫純樸的人情；「殉情詩集」，宣洩著者某柏拉圖式的戀愛中「車輪下的薔薇似呻吟」，讀之足以令人悠然神往。

中華書局出版

國民政府內政部註冊 二十四年八月八日執照警字第五〇三七號

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九六八號

民國二十四年一月發行  
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再版

文藝 妻的藝術 (全一册)  
彙刊

◎ 實價國幣 三角

(郵運匯費另加)



著者 予

發行者

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 
代表人 陸費

印刷者

上海澳門  
中華書局印刷

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

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

標商冊註

